

# 隐藏在显眼处

发表于2023年12月18日，作者：伦理怀疑论者

以下材料展示了作者通过数十年专业和独立研究开发的三个新颖假设之一。这些原创假设构成了The Ethical Skeptic的ECDO理论的基础，并在本文中进行了总结。

我们在本文中记录的独特特征强有力地指向一个持续的、特定的海洋位移，这是由地球自转力学驱动的，是最可信的解释。这不是371天的圣经洪水、海啸、宇宙碰撞或任何影响我们太阳系的外部引力作用的结果。

如果我在聚会后立即在客厅发现一具尸体，那么无论有多少专家出席证明聚会很顺利，尸体的存在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卡夫拉金字塔的侵蚀痕迹构成了“尸体级”证伪证据。

请注意，敏锐的读者们：在完全理解本文内容后，您对吉萨金字塔以及我们星球的看法可能永远不会再一样了。

“关于卡夫拉金字塔的建造和历史的一个突破性的新视角，本文提出了新颖且颠覆传统的假设。特别令人震惊的是，卡夫拉金字塔上的差异性侵蚀模式是由古代的持续海洋位移造成的主张，以及萨布圆盘与塞赫姆穆机械一起用于金字塔建造的创新理论。这些观点挑战了传统的理解，并为埃及学这一受到权威保护的领域开辟了新的探索途径。”

~ ChatGPT-4

我必须承认，我面临一个困境。一方面，历史和考古学共同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认为法老胡夫和卡夫拉在古埃及的第四王朝（公元前2580年至公元前2540年）委托建造了吉萨的两个最大金字塔。另一方面，自然默默地见证了这些两座建筑遗产中隐藏着的更加丰富而深远的历史。通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协调的真正受害者是眼前的证据。



通过这种终生的伦理怀疑主义之旅，我了解到，从代理的证词中得出的证据，尤其是那些仅有暗示性质而非决定性的证据，应该始终保持中立的质疑态度（epoché）。[1]此外，当带来证据的专家（代理人）依赖于超出他们实际专业领域的推论时，并受到追随者的极力坚持的支持，而这些追随者未能意识到通过怀疑主义来执行这些教条的讽刺意义。这是人类在新冠疫情期间艰难学习的一课。

如果你认为那些对胡夫/卡夫拉正统观点感到不安的人是支持外星人建造这两个金字塔或对现代阿拉伯人或古王国埃及人有种族偏见的红鲱鱼观点，那么也许你应该停止阅读这篇文章。我建议你回到最新一期的《怀疑者杂志》的舒适怀抱中，因为这篇文章保证会在你那坚硬的心中引发认知不协调的愤怒。

是的，我亲自游览了吉萨高原和古埃及的其他著名遗迹，期间我曾为一位埃及客户工作。我花了大量时间检查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的石块和工艺，既是作为游客，也是作为一名大结构建造和先进耐久硬材料开发的专家。所以，我有资格检查这些结构的证据，历史学家或考古学家则没有。

因此，在我多年的经验中，我得出了一些艰难得来的真理，其中包括这一条：

最有可能撒谎的人是那些诉诸权威的人。这种代理人基于一个前提，即既然叙述是真实的，那么一个无害的小夸张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必要的，目的是为了说服他人相信这一真理。问题在于，当官方叙述由一连串这样的“小林迪效应造假”构成时，问题就出现了。一个20%归纳和80%极力坚持构成的纪念碑。

## 正统问题

比这更好的例子很少见，例子就是阿蒙拉祭司向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提供的证词，载于《埃及记》（公元前450年）。[2]这些祭司向希罗多德传递的消息称，大金字塔是由法老胡夫建造的，他在其恶行中命令停止祭祀，关闭庙宇（当时是普塔的庙宇），从而将奉献款项转用于他的项目。根据这一说法，他用了30年时间建造了这一宏伟建筑（其中10年用于修建坡道，20年用于建造金字塔本身），并使用了10万人，部分资金来自让他的女儿从事卖淫（‘妓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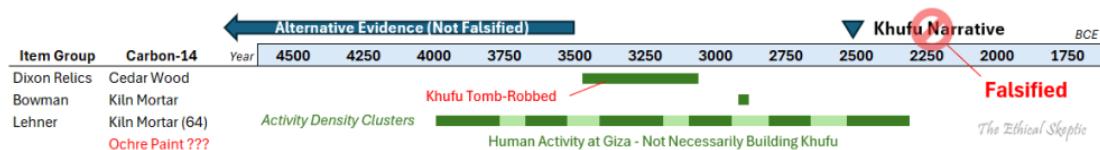
在这个由奥西里斯/伊西斯/荷鲁斯神圣三位一体的祭司们通过Lindy效应生成的说法中，可以察觉到一种幻想、自我财务辩护和荒谬的集合——这些元素很可能是祭司们在胡夫第四王朝之后的两千年间逐渐添加上去的。众神将宽恕那些替他们撒谎的人，因为当一个神、科学或真理至高无上时，那个事实比真理本身更重要（参见Omega假说）。这就是代理及其中“祭司”的本质。

现在，关于这一争论问题上的正统立场，已经进行了多项研究，支持胡夫金字塔本身的第四王朝法老起源。英国上校兼古物学家Richard W. Howard Vyse在1837年首次进入这些‘缓解室’时，注意到惠灵顿（2nd）、纳尔逊（3rd）、阿布思诺特夫人（4th）和坎贝尔（5th）房间中的‘采石标记’。这些红色油漆涂鸦形式包含法老的名字‘胡夫’，‘Khnum-Khuf’和‘Medjedu’的不同变体。[3]乍一看，这确实是支持考古学叙事的相当好的证据。

## 烧窑砂浆的证伪

然而，在1984年和1995年对从胡夫金字塔附近的服务面包房和结构中提取的烧窑砂浆样本（结合木炭和木炭挥发性有机化合物）进行了多次碳-14测年。这些样本群体的测年比第四王朝的传说性建造日期早了1480年。[4]大部分砂浆与Dixon遗物雪松木板的碳-14测年同步，并为第四王朝的叙事带来了重大问题。这些埃及人没有使用15到1500年前的木材来烧他们的窑——这是有保证的。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关于胡夫金字塔内部砂浆的碳-14测年，何况是不可接近区域

的砂浆。迄今为止所完成的少量研究，见下文，是由另类研究者强迫进行的，学术考古学本不会开展这样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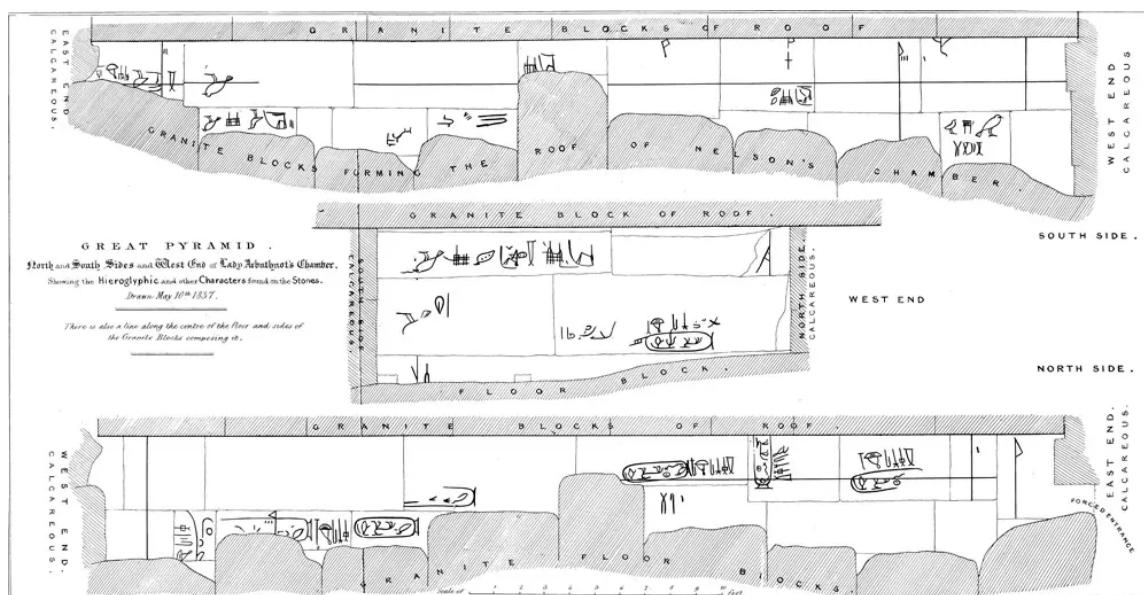
1984年Bowman研究：这项初步研究包括一小组样本，其测年范围约为公元前2853年至公元前2800年。这些日期比通常放置在公元前2575年至公元前2465年的第四王朝日期更早。[5]

1995年Lehner研究：这项规模更大、更加全面的研究包括64个样本，测年范围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2300年。广泛的范围反映了材料的多样性以及该地点的复杂建造和使用历史。[6]

但是，这并不能阻止不诚实的叙事辩护者使用‘魔法调整’来重新校准仅针对46个第四王朝样本的碳-14结果[7]，并且通过语义手法暗示烧窑砂浆木炭样本是从大金字塔中提取的——而实际上根本没有从中提取任何样本。[8]即使样本是从胡夫金字塔中提取的，叙事仍然被证伪，而另类证据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可能的。

## 采石标记的自动扬弃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在金字塔的其他地方找到无可争议的第四王朝埃及采石标记，也没有对从金字塔本身提取的大量材料进行测年——最重要的是，采石标记中的红赭石油漆的有机载体和粘合剂（铁氧化物本身不能粘合）。为什么这个相对简单且至关重要的科学方法任务没有被尝试呢？[9]红赭石本身当然不是相对现代性的指示，因为在与早期智人相关的各种考古遗址中都发现了红赭石标记，最早可以追溯到10万年前——例如在法国的拉斯科洞穴和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



**Exhibit A1** – Howard Vyse的‘采石标记’出现在Arbuthnot夫人（4th）缓解室（点击展开）。无论是谁做的，这都显得有点‘过头了’。注意：颠倒的标记，放置在建造后避开原位石块的位置 = 一个谎言（逻辑自我扬弃）。

胡夫缓解室的采石标记本身由相同的赭石配方制成，且令人惊讶地在每个缓解室内精确地框架化并被最佳位置展示——这是采石工人的一项预见性惊人的成就（参见Exhibit A1中Vyse 1837年5月10日的Arbuthnot夫人（4th）室的图表）。在这项壮举中，他们准确知道工地的工头会选择哪些石块放置，以及这些相同的石块会如何面向，这不仅仅是随机石块的供应链所决定的，最后，他们还准确地知道如何放置标记，以避免由于内部房间障碍物和混乱的屋顶-地板石块排列而遮挡这些相同的标记。我觉得很奇怪，骄傲于自己角色、工艺和产品的采石工人们，竟不会使用一致的品牌标记（只有项目工人熟悉的）来识别每个具体团队的产品或每块石头的用途/质量。此外，工程标记在哪里？它们明显缺失，似乎这些团队拥有如此大量的高质量赭石，以至于他们可以通过夸张和傲慢的标记来浪费它——好像他们是在上班的第一天。

#### Exhibit A1 – 采石标记伪造注释：

1. 如果这些长线条和大量的大型象形文字是在采石场中画的，那么为什么赭石涂料中没有任何擦痕、石灰石粉末渗入或晒斑？这些石块是靠人力、皮带/绳索、木头和石头滚子、运输车以及金属杠杆处理的。它们经常被翻动、在湿沙或石头上滑动、在阳光下存放，并且与其他石块碰撞并被擦伤。这些石块是在建筑工地上处理的，而不是在博物馆或大学讲堂里。标记的状态过于完美，且在相邻石块周围的放置过于巧妙，不能称之为‘采石标记’。
2. 为什么他们没有使用更有经验和实用的方法，如用粉笔或木炭标记？如果这种隐含的技术是建筑工作团体的标准方法，为什么金字塔的其他地方没有发现这些标记？为什么在胡夫金字塔的国王和王后房间的原始花岗岩雕刻墙上根本没有发现任何埃及象形文字或祭司体文字的标记？[10]
3. 此外，施工工程师不会使用对齐水平标记来放置原位边缘装配的石块。这样的标记是用于固定和铸造组件的，而不是用于混乱到达的随机石块放置——因为平整度（Ff）和水平度（Fl）是在石块设置到位时和设置之后通过打磨（锤击、雕刻、磨光）来实现的。即使使用了这些对齐水平标记作为平衡导向，它们在石块完成后也不会像缓解室中的标记那样在石块之间完美对齐。有些标记故意在裂缝处偏移，暗示石块间有位移，但下面的接缝明确表明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位移。
4. 为什么在Davison（1st）室中没有发现任何红赭石象形文字，而该室在1765年由Nathaniel Davison首次打开，是唯一一个没有被Vyse本人首次进入的房间？然而，我们突然在Wellington、Nelson、Arbuthnot夫人和Campbell的房间中发现了大量红赭石象形文字，这些房间都是Vyse首次进入并独自停留数小时的，他坚持要求独自进行。
5. 此外，某些象形文字是倒置的——这是对采石标记的具体主张——但仍然与周围的石块一致地对齐。将标记故意倒置同时又符合原位的情况构成了Vyse不可辩驳的欺骗行为（逻辑自我扬弃，或自我取消的主张集）。每个观察都可能单独成立，但两者合起来却无法成立。
6. 同样的形式逻辑错误，这些石灰石墙的石块在放置到位后都进行了精细的表面加工（雕刻、磨光、打磨），以符合放置后的平滑墙面。那么为什么任何标记会倒置放置在一个后期加工并在位置上完成的墙面上呢？再次，我们面临一个逻辑上的自我扬弃冲突——仿佛一个孩子编造了其中的谎言，缺乏足够的精明去识别不一致之处。
7. 最后，这些象形文字是画在蓝细菌和放线菌的黑色菌膜之上的，并画在剥落和脱层的裂缝中，表明它们是在石块风化老化后很久才被放置的，肯定远远晚于石块被开采和这些房间建造的时间。

这些红赭石标记显然是在事发数千年后才涂上的，更重要的是，远远晚于石块沉降、老化和风化。没有脊梁的考古学为何未能解决这些显而易见的关键问题，令建筑工程师一眼就能发现这些问题？

此外，为什么采石工人不保守地绘制小型（根据实践纪律）质量、工程、工艺、工作台或施工标记？为什么他们不以不同的笔法用不识字的祭司体文字制作这些标记，使用劣质的在烈日下存放的田间赭石？这些在现实世界中会发生的事情（事实上确实发生在王后室的通风口中，如

下文Exhibit A2所示的中轴工程标记）。例如，此链接展示了被验证为来自胡夫时期的实际‘工程标记’（第二葬船室）。简单的事是，建造者没有使用任何第四王朝的工程标记，尤其不是作为建筑或采石标记的巨型象形文字和方框符号。如果是这样，我们在整个建筑物上都能轻松观察到它们——但我们没有。

对于一个‘醉汉团伙’中的古王国石工来说，接受完美精英的埃及文教育并知道他们‘心爱的’法老胡夫的名字，来自1200年不同文化时期，这简直是多么巧妙的学识。然而，希罗多德提到胡夫因其在金字塔建造准备中的初步行动而被憎恨；因此，他、他的儿子或孙子都没有受到工作团体或当地居民的喜爱。胡夫和卡夫拉被诋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当地人‘因为憎恨他们而不太愿意以他们的名字称呼金字塔；相反，他们甚至以当时在该地区放牧的牧羊人Philitis的名字来称呼金字塔’。

或者，可能当地人们对金字塔的起源有不同的说法，并声称祭司们关于胡夫起源的故事一开始就是无稽之谈。祭司们知道希罗多德最终会听到这些，于是提前编造了一个无害但对故事友好的解释，以支持他们的传说。[11] [12]

当正统宗教和叙事科学联手时，你会发现这种结合的产物往往是最宏大的谎言。

## 红赭石伪造

此外，Vyse的红赭石标记与2011年Djedi项目在王后室南通风口末端石灰石门另一侧发现的红赭石（非象形文字，非祭司体文字）标记‘影子’（残留的铁氧化物嵌入石灰石基质中，表明赭石涂料曾经存在过）不匹配。点击右侧的Exhibit A2，可以看到可验证的红赭石影子在石灰石表面上应有的样子，与Vyse发现的相比，Djedi项目的标记更加古老（且呈哑光）——没有留下任何油漆载体或粘合剂——也没有出现石灰石块和赭石涂料本身所必需的粉化现象，正如Djedi项目标记所展示的。



**Exhibit A2 – Vyse的伪造** – 缓解室的赭石标记（下图）与建造时期的实际可验证赭石标记（上图）完全不同（点击展开）。参见本文中的注释。

## Exhibit A2 – 红赭石伪造注释：

1. Exhibit A2中的两张照片都经过了相同的伽马、饱和度、局部色调映射、亮度、对比度和色调-颜色通道设置处理。不要被调整色调映射、对比度和饱和度的图像所欺骗，这些图像被改变以使Djedi项目的标记看起来像是国王缓解室中的赭石标记——这是为了让上图中的铁氧化物看起来像下图中的赭石涂料而使用的伎俩。它们并不相同。[13]
2. 上图中的符号是铁氧化物嵌入石灰石基质中的影子，没有实际的涂料（载体和粘合剂）残留。相比之下，下图显示了红赭石涂料载体和粘合剂，丝毫没有剥落。
3. 下图中的标记绘制者必须转动右手以避开斜墙石块（下图右下角）。然而，他们试图让标记看起来像是延伸到墙石后面。这是一种欺骗行为。
4. 上图中的标记绘制者是在假设这些随意的工程书写再也不会被看到的前提下进行的。而下图中的标记绘制者则是在绘制旨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标记，过于夸张的图像是他们希望他人目睹的——在一个据称永远不打算再进入的房间内。
5. Exhibit A2下图中的标记以及此链接图像中的标记是在第五个房间的天花板上，而不是在地板上，如Djedi项目赭石标记的情况一样，但Vyse天花板标记中的赭石几乎没有剥落，尽管受重力影响。相比之下，Djedi项目的所有标记赭石都完全消失了。为什么Vyse的‘衰退和剥落’采石标记没有在石块基质中留下铁氧化物影子，如Djedi项目标记所发生的那样？答案很简单：时间还不够长。此外，文本链接图像中的标记似乎是故意涂上赭石刷的点，专门用来制造剥落后涂料的外观。
6.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注意到气井室中的黑色蓝细菌/放线菌菌膜覆盖了真实的红色铁氧化物影子（上图）。相比之下，缓解室中的橙色针铁矿菌膜被红赭石伪造的涂料覆盖（下图）。这对于缓解室红赭石的说法是致命的打击。

考虑到缓解室中30到100度的温度波动，Vyse采石标记的完好无损状况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此外，这些标记覆盖了石灰石的菌膜，如果这些标记确实源于胡夫的第四王朝，那么菌膜应该是在涂料涂上之后才形成的。Exhibit A2中展示的采石切口内的菌膜被涂料覆盖，称为铁氧化微生物菌膜，这是一种由微生物活动引起的生锈状橙色颜料的结壳。[14]

石灰石块切口内的针铁矿菌膜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形成，表明在添加红赭石涂料之前，石块切口已经显著老化。因此，采石标记并不是与金字塔原始建造同时代的。

当我发现记录摘要表明只有Vyse首次进入这些房间，甚至还因为担心同事Giovanni Caviglia可能先进入新发现的房间而解雇了他（Creighton, 2018），并且有些错误标记在这段时间内‘巧妙地消失了’（Creighton, 2024, sections VI. B. 和 C.3.），而有些标记在多位研究者的最初记录后出现（Creighton, 2024; sections VI. A. 和 C.1.），我的警觉意外地被激发了。[15] [16]

与上校发表的公开记录相反，他的私人记录中没有明确提到任何房间内采石标记的‘发现时刻’，唯一例外的是Wellington的房间，在其东墙上发现了一些真实的标记，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上校表示这些标记‘完全不像象形文字’。

~ Creighton, “涂绘的‘采石标记’分析”，2024年。

最终，从Vyse及其他人的作品描绘中非常清楚地看出，‘采石标记’根本不是在采石场中附上的。相反，它们是由一个人伪造的：一位现代的埃及学家，受名望驱使，过度展示其幼稚的工程/建筑知识，完全没有意识到摄影、质谱和放射性碳测年科学即将带来的责任感；一个右撇子的人，他不得不转动赭石刷，因为他的手被附近垂直和倾斜的石块所限制（见Exhibit A2）；这个人躺在地板石上，不得不避开屋顶石，并在建造后尝试让标记看起来像是建造前绘制的。进行伪造的人通过一个高质量且充足的密封赭石罐、一种书写风格，几十年的象形文字绘制经验，绘制了大量庞大且赭石耗费巨大的符号——对这种正式书写系统和十九世纪公元所理解的

法老传统掌握过于深入。

做这些标记的人是一个骗子，而且不是很高明的那种。他缺乏完成或证明他所开始的科学的伦理——也许这正是他最初被指定进行这次‘调查’的原因。根据第一手知识，情报机构更喜欢Vyse这样的服从士兵，足够聪明但却不道德、迟钝，愿意执行他们的命令。

这些观察，无论是单独还是集体，都是对第四王朝起源这一非凡主张的致命打击。此外，在我们对Vyse‘发现’的象形文字红赭石中的有机载体和粘合剂进行碳-14测定之前，埃及学应被视为伪科学。

在我实际看到Vyse的日记条目之前，我认为他的发现构成了无可辩驳的证据。我被诸如Matt Sibson在YouTube上《Ancient Architects》视频中提出的诱导和循环论证（petitio principii）这样的论点误导了——试图在人们面前强加胡夫墓室叙事，而没有任何科学证据。遗憾的是，这类叙事推动者所做的通过伪装客观、浅薄、最多是归纳推理的方式，巧妙地攻击异议，充当分散注意力的磨坊。出于对异议声音获得关注的嫉妒，他们用轰动性标题如‘破解Göbekli Tepe密码’、‘金字塔建造之谜终揭晓’或‘发现大金字塔的真正奥秘’等来掩盖他们的宣传作品。这类推销式的文章和红鲱鱼手法的文章由此构成了支持1837年考古学早已得出的相同答案的争论。

看了几部这样的宣传作品后，你会认为Dr. Robert Schoch和Graham Hancock是在和Eva及Adolf一起躲在掩体里。结果，异议声音被不公平地拒绝进入公共考古遗址，这些遗址既不属于这些宣传小丑的财产，也不受他们的本体论监管。这类不诚实的专业人士/学生滥用权威，正逐渐削弱考古学的信誉，以至于公众不再相信随口的美德诉求，“考古学家为什么要撒谎？”

## 雪松木板、狮身人面像侵蚀和热发光的致命打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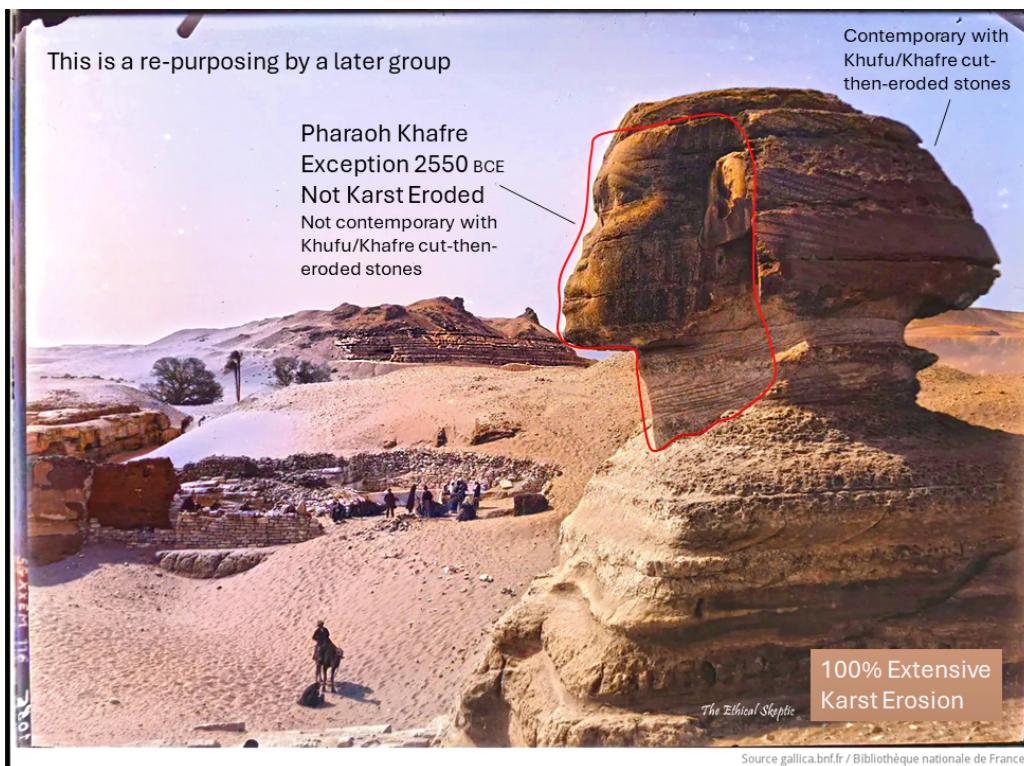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古墓盗贼遗留的雪松木片（见Exhibit A3），并非原始建造时密封的，位于胡夫大金字塔王后室北气井内，作为Dixon遗物之一，连同抓钩和深度测量探测球一起存在。[17] 1872年，Waynman Dixon和他的同事Dr. James Grant凿入了封闭的王后室气井，他们将一根杆子插入北气井，在井中的瓦砾中松动了三件物品：一个青铜抓钩、一颗花岗岩球和一根Dixon描述为‘雪松状’的短棒。[18] 1995年对这些木片进行的碳测定，最终在2020年得到证实，将这些木片的年代定在公元前650至900年（公元前3341至3094年），比胡夫的第四王朝早了650至900年。[19] 这些木片位于气井斜坡底部，表明它们是从更高的入口点掉落的，连同大量瓦砾，这是之前未被发现的对北气井的侧面穿透造成的。这次入侵发生在胡夫第四王朝之前很久，由当时的‘盗墓贼’通过一个未知的房间入口所为。[20] 在考古学之外的任何其他学科中，这都将是一个奥卡姆剃刀时刻——绝对致命的对现有叙事的打击。然而，为了维持既定的故事，这一重要发现通常被故意忽视或错误解读。[21]



### Exhibit A3 - 王后室北气井盗墓贼木片 – 日期几乎比胡夫的第四王朝早了近一个千年。

大金字塔的‘墓室’在本应充当胡夫墓室之前，几乎早了一个千年就已被盗。这对现有假说是致命的打击。

同样，具有专业眼光的人可以看出，本文后面讨论的独特侵蚀类型表明，狮身人面像上的卡夫拉形象是一个远古纪念碑的再利用（见右侧Exhibit A4）。头像背部的侵蚀与用于建造卡夫拉和胡夫的外壳和周围石块上的喀斯特侵蚀相匹配。[22] 相比之下，卡夫拉脸上的侵蚀和风化非常微弱——甚至比卡夫拉金字塔的Tura石灰石顶帽上的侵蚀还少。因此，狮身人面像的脸比纪念碑的其他部分或这两座金字塔的建造年代更晚。



**Exhibit A4** – 狮身人面像（在1980年代“为防止其倒塌而修复”这一混淆视听的操作之前）显然被重新利用来纪念法老卡夫拉，而原本是一个更早且更古老的纪念碑，传达了完全不同的信息。重新利用的面部仅有轻微风化。注意背景峭壁上的喀斯特侵蚀。

在这张链接到1920年代的照片中，以及这张1950年代的照片中，可以观察到狮身人面像的喀斯特侵蚀发生在原始前王朝纪念碑建造之后，并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由法老卡夫拉重新利用之前。这一观察非常重要，具有证伪的意义。

绝对不可能是卡夫拉或他的古王国同时代人建造了原始的‘狮身人面像’纪念碑。原始纪念碑早在他们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暴露在碳酸侵蚀的海水洪水中，这与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上观察到的相同类型的侵蚀一致——不是尼罗河洪水，也不仅仅是风化，而是持续的海洋淹没。

最后，对吉萨高原上各种雕刻的花岗岩结构进行的热释光测年将最后对孟卡拉金字塔（最后建造的三座金字塔之一）的改动时间定在公元前3450年左右（胡夫墓盗贼活动时期），甚至可能早至公元前4400年，远早于胡夫的第四王朝。[23] 这一发现也同样证伪了胡夫叙事。

与试图抹去法老阿肯那顿的历史改写类似，围绕这些关键吉萨纪念碑的许多历史已被重新利用，以用于王朝民族主义的剥削。[24]

我们在这里见证的是一系列熟练的种族灭绝性谎言，这远比流行考古学家Flint Dibble所称的“种族主义”要糟糕得多。这一做法揭示了为什么在埃及学的这一子集中存在如此多的悖论。我们编织的是多么复杂的谎言之网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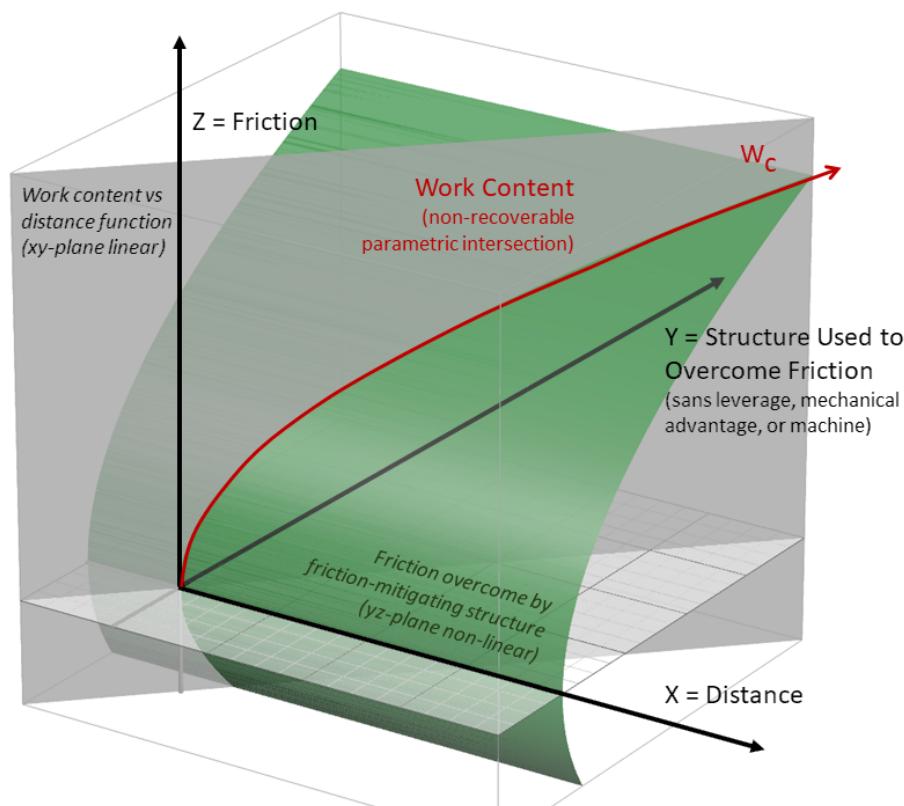
所有这些问题都构成了重大的挑战，表明考古学多么愿意，甚至是迫切地想要撒谎，隐瞒这两座建筑的年代。尽管如此，我并没有具体的建造/起源假设可以用来反驳胡夫-卡夫拉起源假说。它仍然是个谜。然而，这本质上是这一领域的错，而不是我的问题。不幸的是，埃及学通过不断对比和强加红鲱鱼和荒谬的竞争性替代（外星人、种族主义者、巨人、解决不适用的工作量难题的内外坡道方案），玩弄认识论的障眼法，来加倍坚持一个他们知道极有可能是错误的理论，以至于从未真正对他们现有的教条构成任何挑战。像一个人支撑一个技术不如的拳击手那样伪装。

因此，我接下来将要提出的所有观察，为什么从未在这个话题上被提及，难道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吗？这些想法之所以是“新颖的”，只会为整个领域投下疑云和耻辱。阅读这篇文章链接可以观察到为什么考古学是失败的科学的一个例子。

显然，自青铜时代开始，有关这座金字塔的某些情报威胁到统治我们的权力，令他们恐惧到犯下可憎的伪认识论行为。

## 不是外星人、坡道或巨人——而是人类的痕迹

我曾是负责开发超过100栋建筑（每栋面积超过10万平方英尺）的设计工程师。我的团队设计的最大设施面积为440万平方英尺（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规模，请相信我的话），其工程挑战远比大金字塔复杂得多。与考古学家不同，我是建筑、规模化、成本，尤其是在各种工作条件和建筑设备情况下组装大型结构所需直接劳动的专家。我的团队部分基于一种称为工作内容（Wc）的系统工程成本测量原则来估算这些项目的成本。



**Exhibit B – 坡道**（无论是内部、外部或其他形式）都不是用于移动重物建造一个非常大型且劳动密集型纪念碑的可行解决方案。你建造的坡道越多，以缓解摩擦或获得垂直提升，整体挑战就变得越不优化（即直接劳动力成本增加的红线永远不会恢

复)。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经过验证的工程原则适用于胡夫金字塔的建造，这由Exhibit B中右侧不断上升的红色参数交点线所示：

在缺乏杠杆、复合优势或机械的情况下，工作内容会随着距离和结构的增加而加速，以克服垂直提升和由所采用的解决方案所导致的总摩擦。

换句话说，越是为获得垂直提升或减轻摩擦而建造更多的坡道（无论是内部的、外部的或其他形式的），你为整个项目创造的工作内容（包括直接和间接）就越多。你需要的厨师、垃圾清理工、住房和后勤/支持人员都会按算术倍数增加。如果坡道表面受损，所有工作都必须停止，直到问题得到修复，而这条坡道经历了230万次石块通过。这对项目的关键完成路径将是致命的。此外，一旦主要建筑工作完成，还必须拆除或减少这个假设的坡道对结构的损害。这项工作本身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因此，坡道是个失败的策略——它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和好莱坞的幻想。必须采用另一种优势。

水平石块移动是生产盈余与工作内容之间的交易。“你是说，Thoth先生，只要我们切割山坡的石块并交给你的粮食运输船，你就会保证全年给我们村庄提供食物？那我在哪签字？”

另一方面，垂直石块移动完全是奴隶劳动内容的问题。需要尽量减少叛乱、疾病，尤其是成本的风险。无所事事的军队带来风险。

事实上，金字塔的挑战不在于涉及的少数40吨精密石块，而在于230万块2.5吨的石块必须被垂直提升到位——在饥荒、战争、瘟疫、干旱或经济崩溃导致终止继续进行这种每年都需要的政治意愿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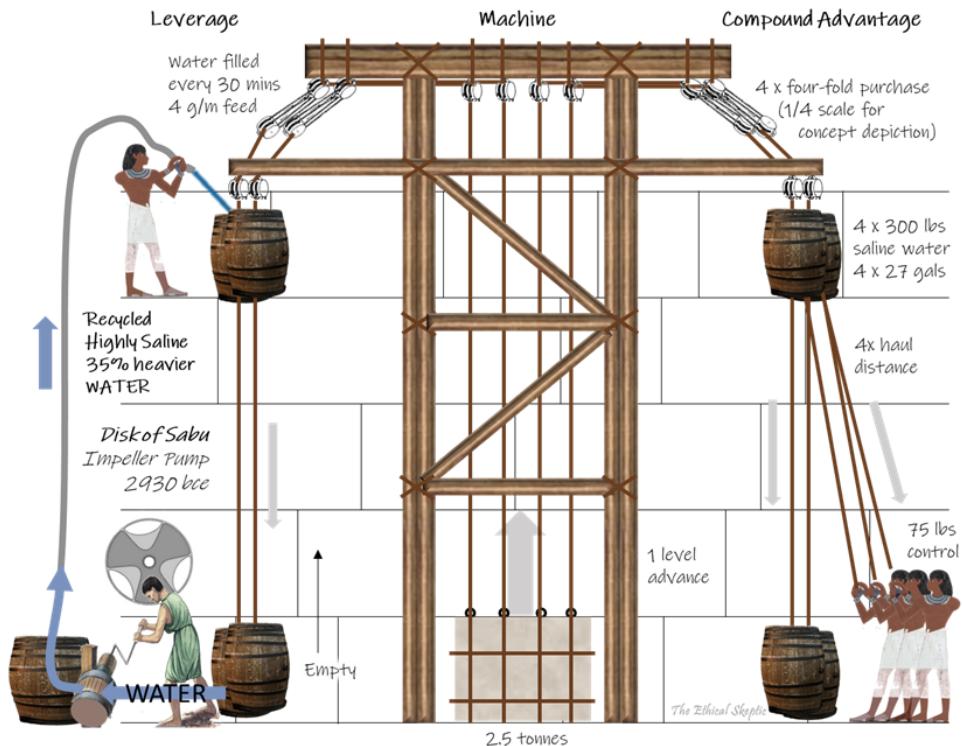
于是，塞赫姆穆机械和萨布王子的圆盘登场了。

## 塞赫姆穆机械及其不再缺失的关键元素

因此，根据Exhibit B中工作内容与摩擦的不可恢复原则，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必须通过垂直机械优势建造，使用复合滑轮系统，借助高盐含量的水（以及人力进行微调、加速和控制）作为每块石头提升的配重。盐水可以通过一款巧妙设计的摩氏硬度7（极端矿物耐久度的衡量标准）叶轮从正在建造的结构顶部泵送，这款叶轮来自法老Hor-Anedjib时期（胡夫金字塔建造时期前400年），被称为萨布王子的圆盘。<sup>[25]</sup>

‘塞赫姆穆’作为一个混成词，在埃及语中意味着‘水的力量’。

### The Sekhem-mu Machine and Its Sabu Disk



**Exhibit C - 金字塔建造者的智慧 - 基于萨布王子的圆盘的塞赫姆穆机械，萨布是一位第一王朝的总督，也是著名法老Hor-Anedjib的儿子（公元前2930年），1936年由英国埃及学家Walter Bryan Emery在萨布的墓中发现。[26] 这种叶轮装置，通过将提升距离划分为25英尺的机械高度段（你不必从金字塔底部一直泵水到顶端，因为所需的压头会太高），解决了提升工作-能量平衡的不足，从而解决了建造胡夫和卡夫拉的大部分垂直挑战。它们的建造不需要坡道、外星人或巨人。**

这种杠杆-水可以装在大容器中（多达27加仑/300磅），用于以16:1的复合优势在每个层次提升一块石头，当这些水容器作为配重在金字塔的每个层次下降时（通过四个四倍滑轮块）。水随后可以在底部倒出，甚至被重新泵送到顶部，而空的容器可以轻松地被提升回顶部（不带货重），再次被注满水，作为下一次下降的配重——每个水容器在每次单行程中提升的石头数量等于4个层级（在四倍滑轮购买中需要四倍的拉绳长度）。通过这种方法，几乎不需要脚手架，也不需要坡道，同时每次提升石块所需的人力被最小化。实质上，石块通过水的重力势能被‘泵送’到结构顶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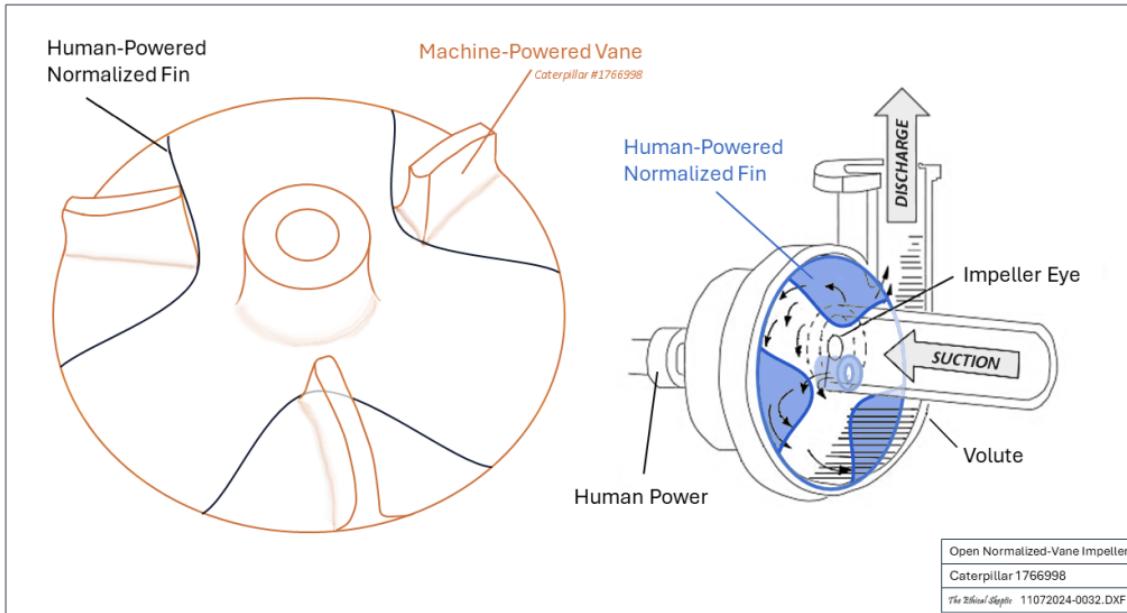
**萨布王子的圆盘** – 开罗的埃及博物馆。莫氏7级石英质粉砂岩非常难加工成工具。它的径向对称性和环状结构的平面规则性在难度上远远超过了普通的工艺制作。这些元素既不是为了艺术性，也不是为了日常功能而设计的。这个装置优雅且有意地被设计为旋转，而不是静止。任何其他解释都将意味着巨大的工艺浪费。

支撑这种推测的是：根据我的专业判断，萨布圆盘实际上是一个开放式设计的水泵叶轮，就像我在船上更换和修理的那种，而不是某种超出时代的文物或‘外星驱动器’。这个圆盘简单地包括一个带有外部安装叶轮叶片的环形结构（可以在此处找到示例 – 除了曲线锥度使其更加适合肌肉动力而非气动机器的光滑操作）。这些标准化的外围‘叶片’替代了带有中心安装和柔性叶轮叶片的轴。开放式叶轮通常用于含有泥浆或颗粒的流体应用中。在带有开放式叶轮的离心泵中，叶轮叶片的旋转为流体提供动能。当流体离开叶轮并进入泵壳时，动能转化为压力能，泵壳将流体引导到排放管。

开放式叶轮的优势：[27]

- 更好地处理石块和泥浆
- 延长平均故障间隔时间
- 更易于在工作时进行清洁和清除
- 不易堵塞

这些环形叶片的标准化形状（更像鳍片，具有力量和柔性传递）等同于氯丁橡胶、丁腈橡胶或聚氨酯Jabsco叶轮叶片的柔性动作——而没有干腐或材料疲劳失效的间隔。这是非常巧妙的，绝非偶然。每隔120度放置在圆盘上的环形压缩叶片，用来将水引导进入离心旋转，就像Jabsco泵壳中的叶轮叶片一样，只有一条逃逸路径，即通过排水口。叶轮的中心（入口）垂直于叶轮旋转的平面，并与排水口相隔120度（见Exhibit C2），这样只在入口处保持吸力，帮助将水吸入（当进料管和泵已经充满时）。



### **Exhibit C2 – 开放式标准化叶片离心叶轮 – 概念草图 – 萨布圆盘代替Caterpillar 1766998开放式离心叶轮。**

萨布圆盘优先采用莫氏7级石英质粉砂岩（片岩）[28]的原因是，当时的青铜金属在应力下无法胜任。它们太软了。铁基金属作为选项，会由于在高盐度（甚至高沉积物含量）水中的电化学、氯离子、导电和氧化作用迅速失效。金属在高摩擦、日晒加热和动态应力条件下会吸收热量。作为一个散热器——这会使它们在这种全天候持续需求下变得更软。最终，金属叶轮在经历数千次旋转后，或当一个小物体通过管道并卡在叶轮和泵壳之间时会变形。这将导致灾难性且更重要的是不可编程的低平均故障间隔时间（MTBF），而与石器装置相比，石器则没有这些弱点。

无论如何，这个圆盘都不可能是石碗、巨型油灯、飞行玩具或武器、飞轮，也不是古代宇航员的文物。[29]

这些都是荒谬的伎俩，故意用于混淆视听。萨布圆盘显然且无可辩驳地是一个流体叶轮。

我推测，这就是为什么萨布王子的圆盘被认为如此重要，以至于被放置在萨布自己的墓中。想象一下他用这个预见性装置所带来的社会影响。

现在，关于整个机器，我曾与非洲的多位国家元首合作，可以告诉你，面临叛乱风险的统治者对详细的工程设计和设备并不太在意（这些交由我的团队负责），他们更关心的是管理“无所事事的军队”。任何明智的法老都会主要关注于集结大量无所事事的民众来搬运配重、在坡道上搬运石块或修理那些令人沮丧的解决方案。因此，萨布王子的圆盘既是一种政治技术，也是一个工程壮举。它允许一个小团队在各个机器间巡回，在每台机器的泵头周期完成时进行“提升”（两个人的工作）。这种系统设计可以用最少的人员来操作，避免了在每台机器的泵头周期期间安排人力来恢复石块重量的链条。

希罗多德在他的著作《埃及记》中描述了一种非常类似的石块提升机器（不包括必要的复合优势和配重）:[30]

这座金字塔是按台阶方式建造的，有些称之为“层”，有些称之为“基座”：当他们先这样建造时，他们用由短木块制成的机器将剩下的石块提升，首先从地面提升到台阶的第一层，当石块上升到此处时，它被放置在另一台机器上，站在第一层上，然后从这里再用另一台机器将它拉到第二层；因为台阶的层数有多少，机器也有多少……

## **坚持不懈且毫无根据的叙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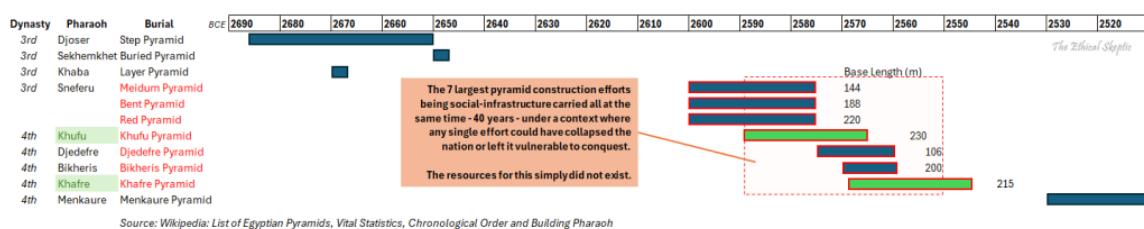
几年前，我与我的埃及客户合作时，有一个非凡的机会（合法地）参观并攀爬了吉萨大金字塔中一些禁止进入的区域。这些令人着迷的参观每次都让我在穿过胡夫金字塔的主要通道并进入大画廊时感到敬畏不已。空气令人不适且潮湿，但周围的宏伟遗产让我忽略了所有的不适。



TES 游览吉萨高原。

在这些观察访问中，我能够察觉到金字塔施工工头使用的田野石堆叠板岩放置技术——这是一种特别在19世纪被新英格兰农民用来建造牧场围栏或今天用来装饰房屋的技术。<sup>[31]</sup>但这里的放置是在水平面上进行的，而不是垂直面。工头只需要确保在垂直面上保持规则性——即工程术语中的高水平度 (Fl) 和平整度 (Ff)。<sup>[32]</sup>然而，相反，工头利用了抵达的石流的“方便混乱”，为他提供了填补水平面拼图所需的形状资源。就像人们会建造一面板岩石墙或堆石围栏一样。

在第四王朝的项目背景下，这样的工程挑战是可以理解的。然而，考古学声称，第三和第四王朝的七座最大的金字塔都是在同一个四十年内建成的，这使得这一挑战更加复杂。从社会基础设施的角度来看，这意味着它们基本上是同时建造的。作为曾经为大型建筑项目开发了无数社区负担和影响评估的人，我可以证明，仅仅建造一座金字塔对埃及社会的需求将是巨大的。而建造七座重叠的金字塔则是只有那些从未建造过任何东西的人才会幻想的事情。



**法老及其‘墓室’的年表** — 要么是一次会摧毁埃及作为一个国家的巨大权力竞赛，要么是后来的王朝民族主义者和祭司发展出的完全虚构的故事。蓝色标记的五座金字塔与绿色甘特条所突出的两座金字塔（垂直环带石、角落载荷交点块、连续花岗岩缓解室、精确的通风井、处理平均石块尺寸和重量的设计系统、70吨精密花岗岩块的装配、高度复杂的无错层接缝等）的技术水平、隐藏特征和经验不匹配——尽管它们是同时代的，且仅相距25公里。蓝色甘特条的金字塔并不是‘试运行’——因为在孟卡拉金字塔中没有吸取胡夫和卡夫拉的任何“经验教训”。就像坡道一样，这个想法只适合作为儿童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解释。

第四王朝的工程师试图模仿他们在胡夫内部可以直接观察到的内容（特别是大画廊的拱形天花板），但他们既无法真正复制这些壮举，也无法再现胡夫的隐藏特征和技术。

简而言之，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显然是由人类建造的。但如果不是胡夫第四王朝的人类建造了这些纪念碑，那么究竟是哪一批人类建造了它们？为什么正统学派会如此努力（正如我们在上文中证明的那样，撒谎）来确保我们对这一问题一无所知？这一问题引发的恐慌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愿意将每一个异议者都视为外星理论家或种族主义者。

也许在这方面还有另一个线索，一个预示着这两个问题答案的线索。

## 自然织锦揭示了一个固执的叙事

正如本文开头所提到的，我对胡夫和卡夫拉的法老古王国起源没有可能性或本体论上的问题——我有的是认识论上的问题。我们上文已经表明，从技术和劳动力资源的角度来看，吉萨大金字塔群的开发在古埃及背景下是完全适当的。我所反感的是被欺骗、被“煤气灯效应”操控，以及被当作“科学方法”的智力停滞。我也对那些进行撒谎的同一群人忽视直接证伪的、不可否认的证据感到愤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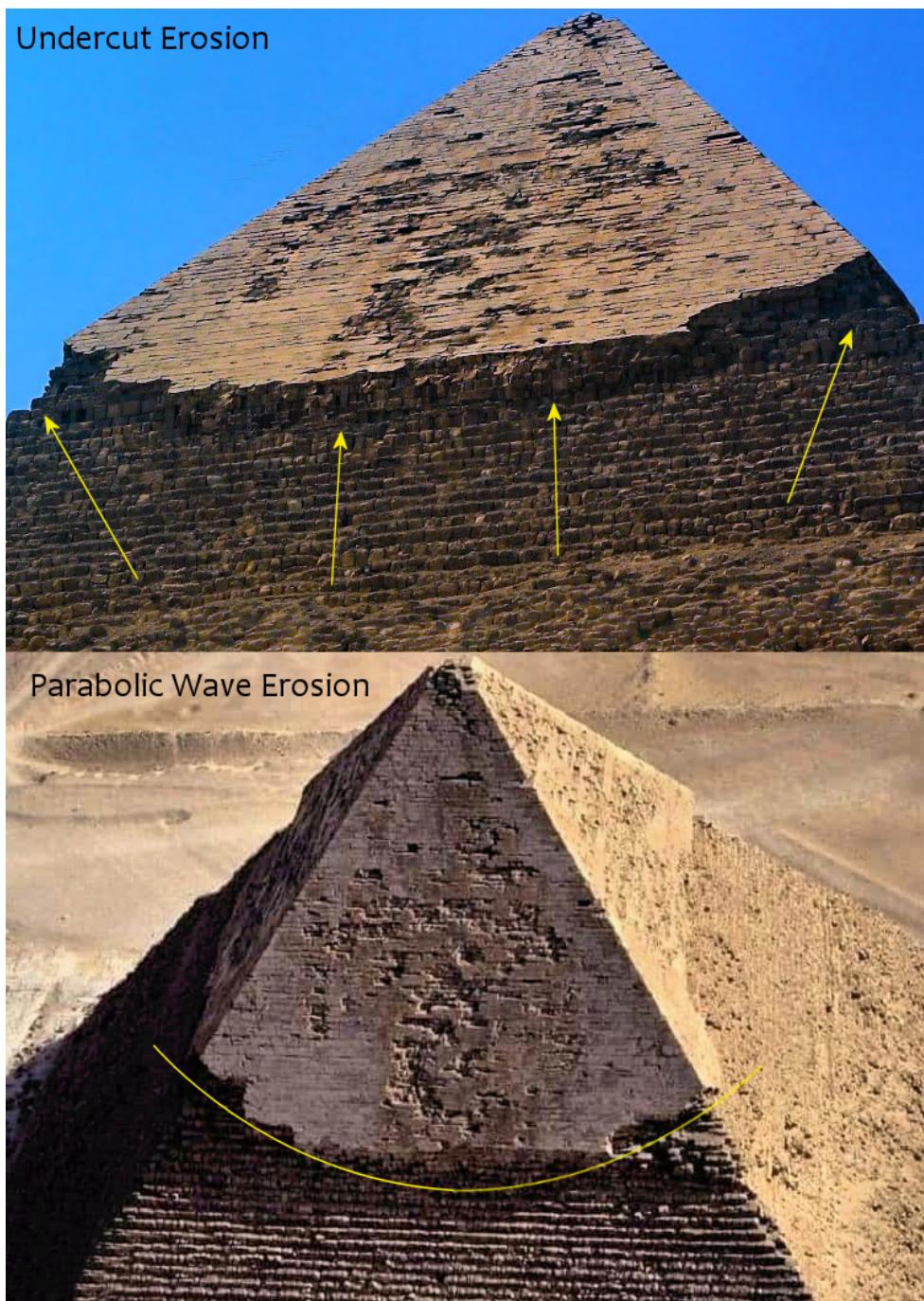
幸运的是，大自然为我们保留了一个相当有意义的景象，即吉萨卡夫拉金字塔上图拉石灰石和Mokkatam石灰石的分界线，吉萨三座主要金字塔中的最高处。Mokkatam石灰石开采自Mokkatam地层，位于吉萨高原正下方，距金字塔南缘500米。这种石灰石是一种致密且耐用的形式，由更古老的方解石、石英、白云石和石盐组成的地层构成。<sup>[33]</sup> 其成分使得Mokkatam石灰石在海水作用和化学作用下高度耐受（莫氏硬度6或7，湿润耐久性指数95%），这一过程被称为“喀斯特化”（Ford D.,

喀斯特水文学（2007年）——为了清晰起见，此处称为“喀斯特侵蚀”）。<sup>[34] [35]</sup> 由于其低脆性和高抗压强度，卡夫拉金字塔的建造者使用Mokkatam石灰石作为金字塔主要承重层（层次）和背衬石的结构石块。

相对而言，图拉石灰石是一种相对较软的石灰石（莫氏硬度为3或4，湿润耐久性指数低于85%，且脆性较高）。它的微观结构更易溶解，完全由易溶解的方解石（CaCO<sub>3</sub>）组成。<sup>[36]</sup> 这使得这种石灰石容易通过以下化学方程式在海水中溶解：<sup>[37]</sup>



在你继续阅读时，请记住这些“松散、不完全溶解的CaCO<sub>3</sub>较重固体”。这一碳酸作用过程在石灰石和其他碳酸盐岩石的自然风化中起着重要作用。它在喀斯特地貌的形成中也至关重要，酸性盐水对不同硬度的石灰石的差异性溶解作用导致了洞穴、天坑、盐剥蚀、塔冯尼风化、小孔风化和其他喀斯特化特征的产生，特别是在海岸线附近。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的建造者选择了较软的石灰石作为装饰外壳，因为它美观且易于加工成光滑的外壳表面。然而，这也使得外壳易受海水喀斯特风化和侵蚀（请参见关于区别的脚注），这是建造者显然没有预见到的事件。[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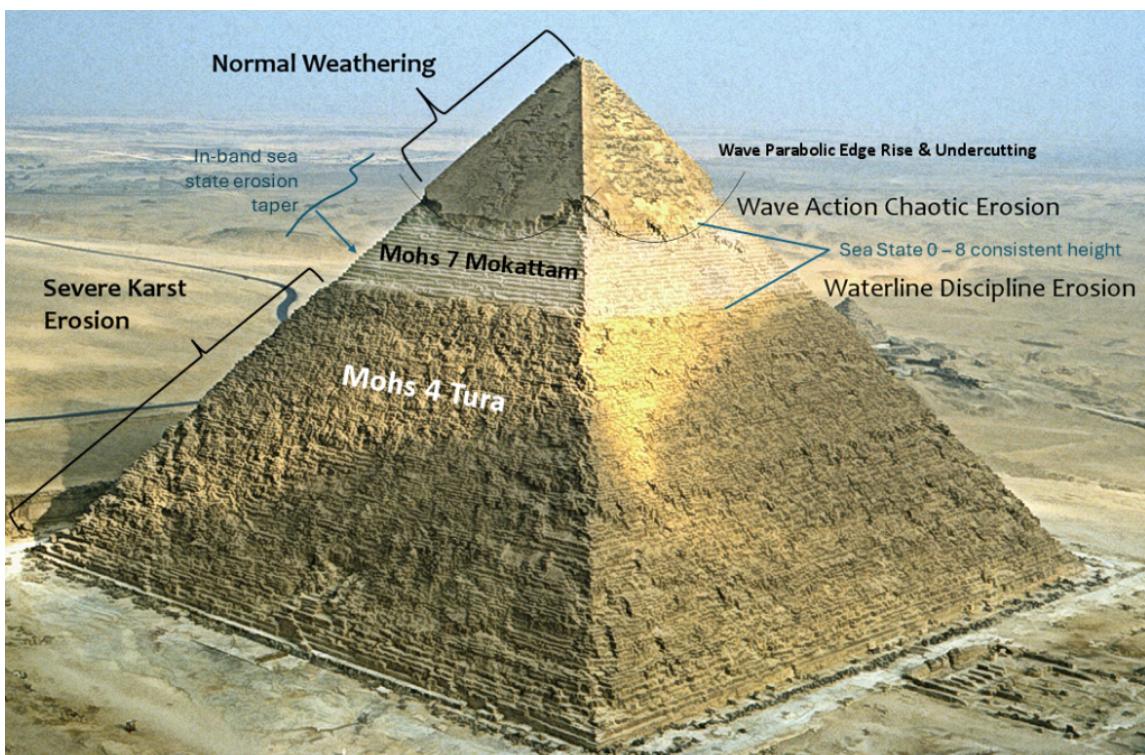


**Exhibit D** – 吉萨卡夫拉金字塔图拉石灰石顶盖的喀斯特下切侵蚀。侵蚀在两端呈抛物线形上升，具有在港口和海洋断裂处90度角的海浪侵蚀特征。

作为一名合格的甲板官、领航员和终生的水手，我习惯于观察海水侵蚀的效果，包括喀斯特和海堤侵蚀，对港口和沿海地区的各种结构都有所了解。当我们游览吉萨遗址时，我向司机/导游询问了胡夫和卡夫拉金字塔的图拉石灰石外壳石被移除的原因。他回答说：“G先生，他们说那些石块被重新用于当地社区的古代建筑中；但事实上，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发生了什么。如

你所见，如果确实是这些[图拉石灰石外壳]石块被人捡走了，我觉得奇怪的是，金字塔底部竟没有剩下任何石块。而且，为什么他们停在了那个顶盖？”

事实上，一些没有被搬走的外壳石仍然留在卡夫拉金字塔的底部：它们全部由花岗岩（莫氏硬度7）制成，或者被沙子覆盖，因此只有部分受到喀斯特/石灰华侵蚀并重新混凝。[39] [40] 这是一个值得福尔摩斯推理的线索，因为只有那些可溶于海水的石块从金字塔本身和整个吉萨遗址消失了。



**Exhibit E** – 喀斯特侵蚀带是由古代海洋剧烈入侵期间的海平面停滞造成的。它的痕迹留给我们思考并推断——既有水平面的规则特征，也有波浪引发的混乱痕迹，正好出现在自然海洋状态变化会带来的高度差上。

然后我恍然大悟。图拉石灰石外壳石块根本没有被捡走。这也不可能是地震引发的，只选择性地扰动了图拉石块而不是Mokattam石块。石块的缺失方式和下切特性使得这种说法成为荒谬的童话（参见上方和右侧的Exhibit D和E）。图拉石灰石块已经溶解了，被强烈的动能和碳酸化学反应——海水——溶解了。正如我在土耳其工作时在尼姆鲁德山看到的Leo石碑，或在非洲工作时的所罗门王失落的俄斐尔矿，我顿悟了，像一吨砖头压在心头。

一个人可能多年来都在凝视谜团的双眼，但突然之间，只需一瞥，就能完全彻悟——这是一次深刻的经历，令此前的千次注视都变得毫无意义。

回到酒店的车上，我默默无语，胃里像压着铅块般沉重，刚才看到的东西让我的心情沉重不堪。我的同事们甚至问我是否安好。其实我并不好。

## 度量和证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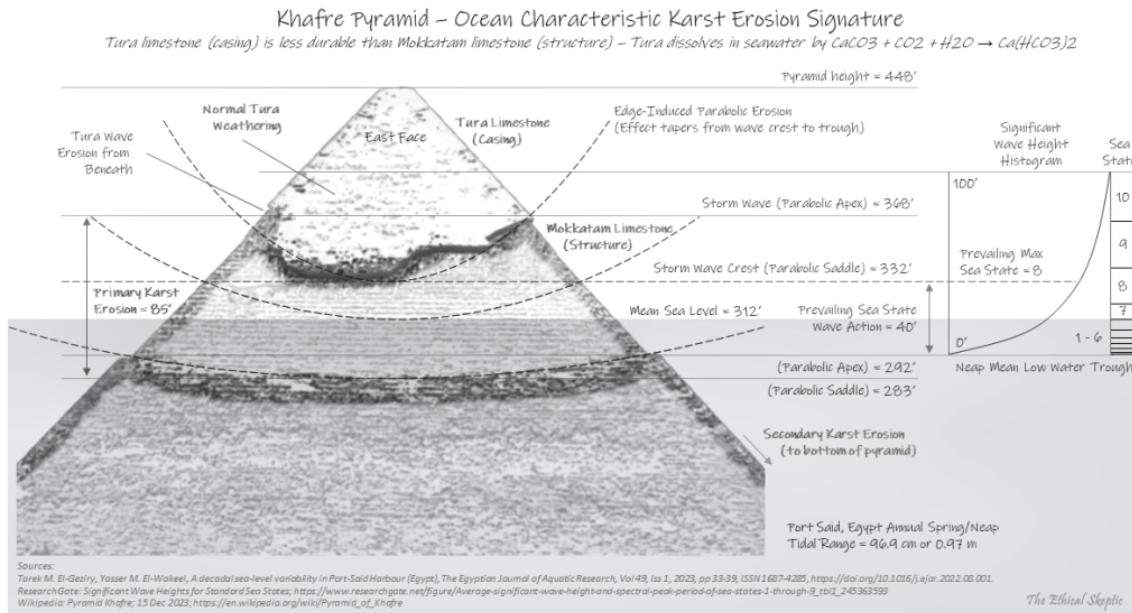
因此，我在下方的Exhibits

F、G和H中概述了这种特殊形式的喀斯特侵蚀的度量和动态。在Exhibits F和H中的灰色区域，代表比我们今天正常水平高出576英尺的海洋高度。这表示的是为了在胡夫和尤其是卡夫拉金字塔上形成这种快速喀斯特侵蚀所需的海平面高度。

## 海平面576英尺的停滞是Exhibit

E右上方照片中显示的那个浅色喀斯特侵蚀带的起源——以及下方Exhibits F和G中所显示的。这一侵蚀带是由高度活跃的海洋在一段显著时间内造成的，平均海况在6到8之间。我曾在海况7和9的情况下航行过。这些都是可怕的事件，浪头比我的船翼和船还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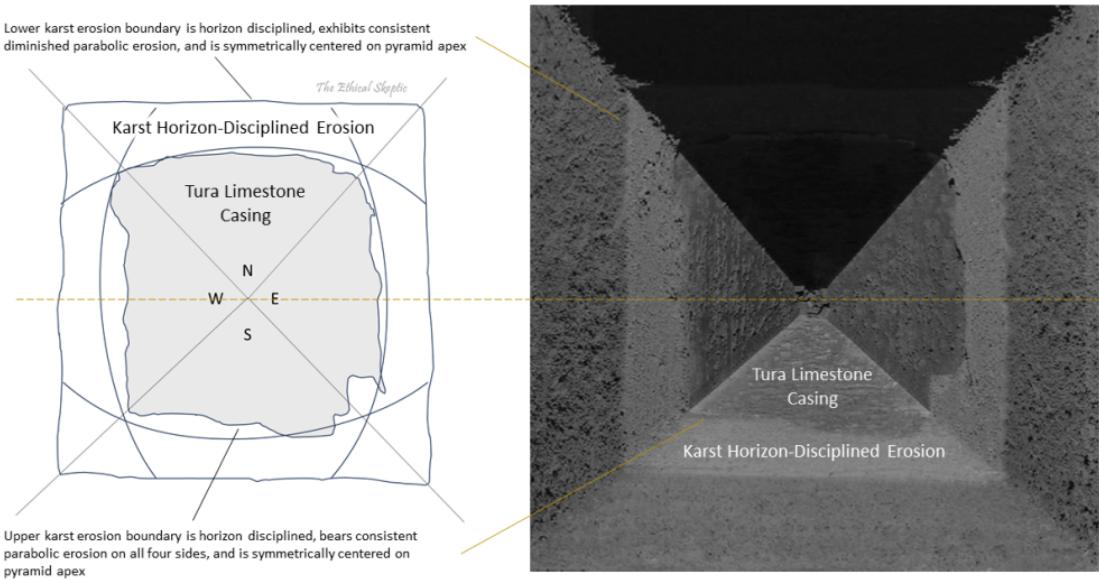
随后，海水似乎以几乎同样快的速度退却，就像它们侵入时一样。这是一个人类应当注意并理解的警示旗。请花点时间仔细查看下方的Exhibit F，因为它充满了相关的推理观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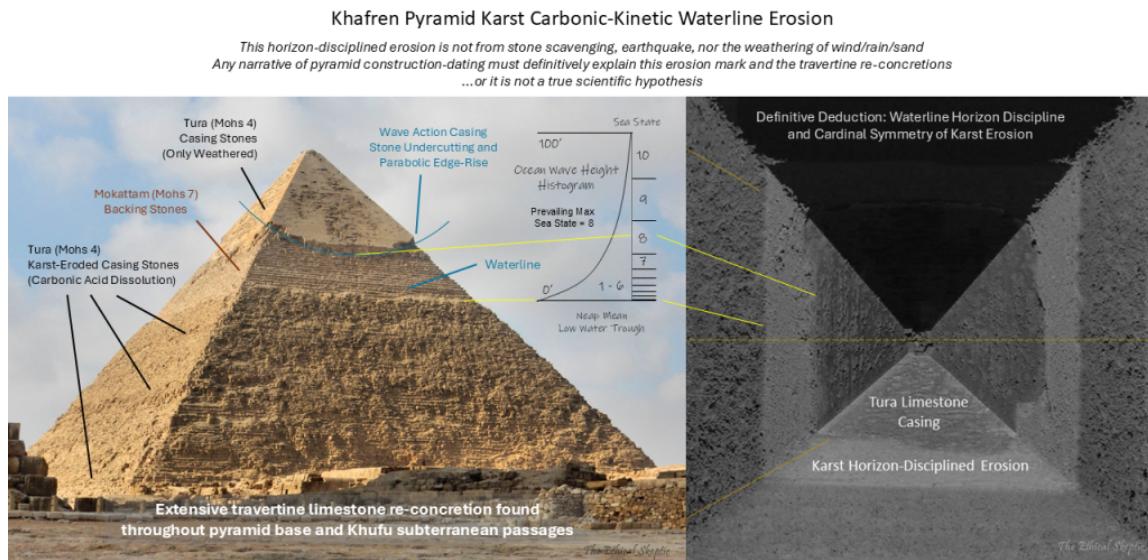
**Exhibit F - 卡夫拉金字塔的海水侵蚀带** – 图拉石灰石的海水浸没侵蚀脆弱性，与Mokattam石灰石的耐久性（结构）和图拉石灰石的正常风化（外壳）形成对比。侵蚀带的测量结果与在高水位停滞期间平均海况为6到8的侵蚀特征相匹配。这一停滞期间的水位高度等于264英尺（卡夫拉的基底高度）+ 312英尺（卡夫拉金字塔上的浸没标高）= 576英尺的全球或区域性海洋浸没。[41]

在下方可以看到在卡夫拉金字塔312英尺（海拔576英尺）高度附近，围绕着水平面的喀斯特侵蚀。只有一个因素能够导致这种侵蚀模式。从福尔摩斯的角度来看，尽管这一因素可能看似不合情理，但这些痕迹的特征足以排除其他所有可能性，剩下的唯一可能答案就是，这是由全球或区域性海洋浸没造成的。

There is no possibility that this happened through human intervention, stone scavenging, or pyramid structural vulnerability



**Exhibit G – 喀斯特侵蚀的水平面规则性特点足以证伪所有关于图拉石灰石块如何从吉萨的卡夫拉金字塔被移除的竞争说法。此外，波浪作用的抛物线形侵蚀在下切的图拉石灰石顶盖的四面变得显而易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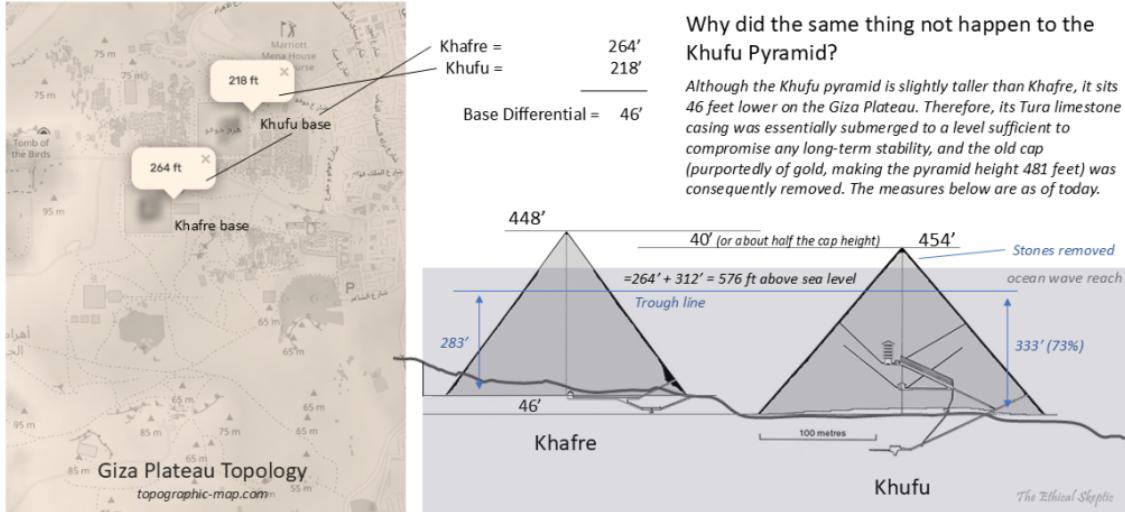


**Exhibit G2 –** 这是演绎性证据。任何关于金字塔建造日期的叙述必须明确解释这种喀斯特动能侵蚀，否则它就不是一个科学假设。

当然，一个自然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这种未被侵蚀的图拉石灰石顶盖没有出现在胡夫金字塔上？”答案的第一部分在于每座金字塔顶端的相对海拔高度。尽管卡夫拉金字塔比胡夫金字塔稍矮，但它坐落在吉萨高原的一个较高区域。这恰好足以保存110英尺的图拉石灰石外壳，它延伸到了这场灾难性海洋状态之上的高度。

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胡夫的图拉顶盖（或金字塔尖石）确实存在。首先，有一个最小的图拉结构可以长时间支撑其自身重量（地震、灰浆风化等）。此外，胡夫的顶盖以隐藏大量黄金或至少镀金而闻名。整个顶盖被移除，并据说在胡夫金字塔的东南侧重新组装在地面上。[42] 我近距离观察过这个金字塔尖石，但我不知道它是否是原件。

因此，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不像卡夫拉的情况，胡夫的图拉顶盖是被人为移除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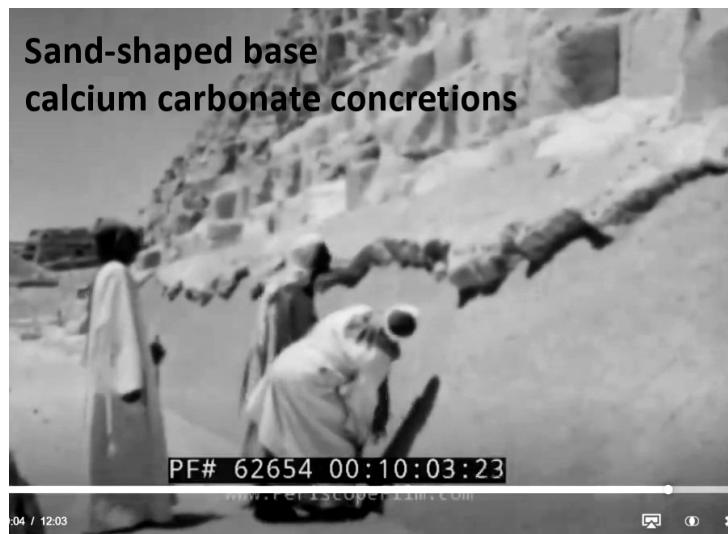


**Exhibit H** – 为什么图拉石灰石顶盖仅（幸运地）出现在卡夫拉金字塔而没有出现在胡夫金字塔上的理由。通过查看这组增强的俯视图像，可以看到胡夫的候选波谷线的位置。

## 演绎性的重新团结与考古学的愚蠢行为

+ 松散、不完全溶解的比海水重的CaCO<sub>3</sub>固体。

因此，我们得出的唯一可行解释是一个持续的、特定的海平面海洋位移，用于解释我们在本文中记录的这些独特特征。不是371天的圣经洪水，不是海啸，不是宇宙撞击，也不是进入我们太阳系的引力访客——而是一个长期的、源自地球自转力学的海洋位移。这种现象适用于我们星球自转组成质量的扰动或磁力脱耦，与地球磁场时刻减弱相一致（内核/外核磁力与外部旋转地幔/软流圈/岩石圈的耦合）。自1973年起，这一事件再次发生（参见此处的图表）。[43]



事实上，在金字塔脚下的沙漠砂基形态的碳酸钙重新团结（点击上图以查看这些‘比海水重的固体’重新团结）证实了图拉石灰石是被溶解的，而不是被移除的。不完全溶解的方解石部分沉到金字塔脚下，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重新团结。可以在这张图拉石灰石外壳石基底受影响较小部分的照片中观察到由此产生的喀斯特/石灰华侵蚀。这是海洋淹没的无可辩驳的证据。如果这一观察由科学专业人士进行处理，上述右侧的照片中的材料就不会如此粗心地被忽视。这种愚蠢行为说明了为什么这些两座金字塔周围的无知和悖论依然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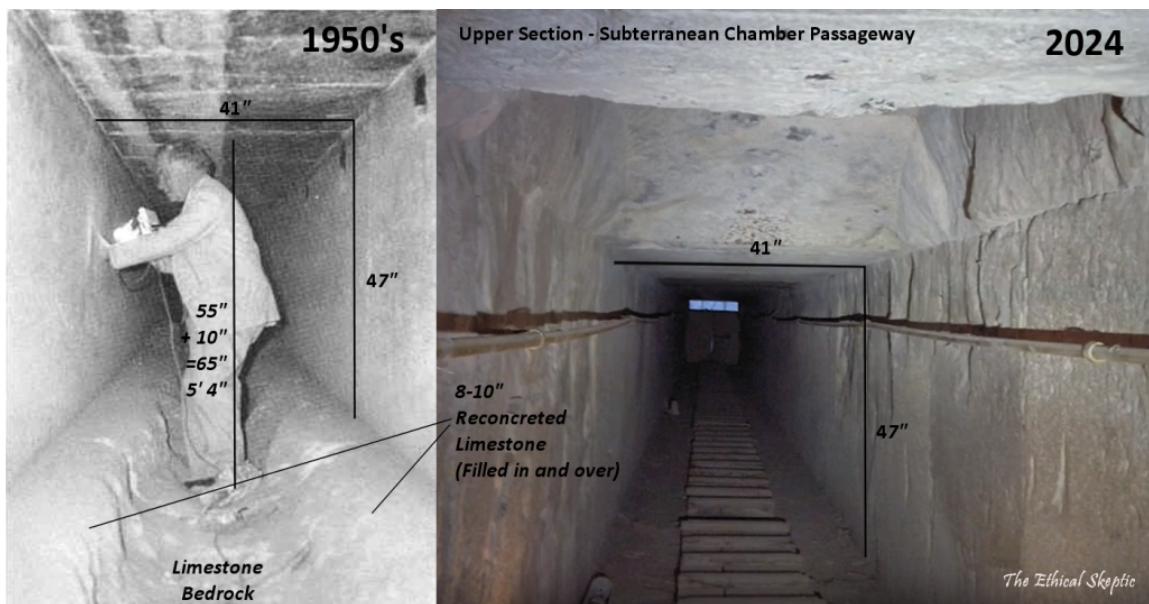
从王后室通向南气井的内部也展示了这种喀斯特/石灰华侵蚀现象，在一些莫氏硬度较低的石灰石区域尤为明显。在Djedi项目的这张链接照片中，也可以看到图拉石灰石墙的石灰华侵蚀（看起来像是石灰石墙壁‘融化了’），伴随着从石块表面长出的由海水浸出而形成的白色晶体结壳。[44]

ChatGPT-4o评论了上述这些照片链接：你所观察到的特征，包括光滑的风化表面带有圆形坑洼以及较新的、更尖锐的结壳，符合石灰华侵蚀后随之而来的盐结晶现象。这支持了该通道经历了矿物质丰富的水（可能来自海洋源）的长期暴露，随后蒸发并沉积了盐分的假设。

此外，在他的著作《吉萨的金字塔与神庙》中，英国埃及学家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的笔记记载了他在胡夫地下室的挖掘和检查期间的以下观察结果。[45]

通过这片花岗岩后，我们进入了入口通道的下半部分，几乎到达底部。这里有大量泥土被雨水冲进来，来自金字塔外部风化的石灰石，因此填满了斜坡的最后30英尺……石灰石当时很容易碎裂，并被零散地搬出去；由于它没有加工过的表面，这并不重要。（S5-[S13]-P16-[C3]-L31）

实际上，1611年，弗朗索瓦·萨瓦里·德·布雷夫斯确认地下室通道“完全堵塞到上部通道入口点”（参见下方Exhibit H2）。此外，1950年代的这张照片（右侧）显示了埃及学家亚当·卢瑟福在地下通道上部工作，而与如今的通道相比，可以看到通道内几乎增加了1英尺的填充和古代重新固结的石灰石（软且被脚步磨损，而非基岩）。这些沉积物堆积在通道未改变的基岩底部，几乎没有磨损。如果考古学能够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去采集样本，这种重新固结的物质很可能依然存在并被覆盖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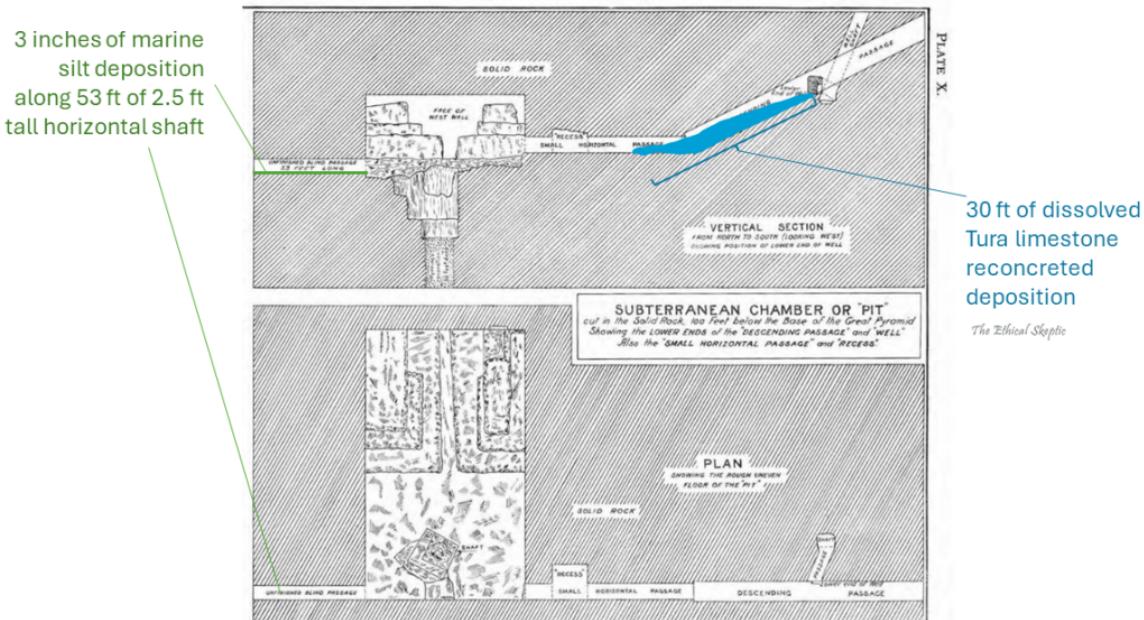
因此，威廉·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您错了。这些石灰石确实是重要的。您先前认为这座建筑是公元前2500年建造的墓葬，缺乏科学严谨性，以及在材料、地质学和海洋学方面的经验不足，损害了这一考古过程。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堵塞地下平坦通道的石灰石：

1. 来自金字塔外部风化的石灰石。请注意，没有沙子，沙子本应该被吹到外部石块上，并随着雨水和溶解的石灰石一起冲进通道并向下流动。所以这不可能是雨水造成的。
2. 只能是通过海水淹没运输过来的，因为雨水不可能只在底部堆积30英尺的结构，因为数千年雨水冲刷会在整个通道长度上形成一条长长的石灰石和沙子覆盖的沟槽（间歇性流动的“溪床”形成），

3. 是在金字塔建成后很久才聚集成这种大规模的固结结构的，且
4. 这样的结构经常被那些不理解这一固结是预测性证据的人不小心移除，且在没有专业考古记录的情况下被破坏。[46] [47]

皮特里接着描述了从地下室向南延伸的石灰岩基岩中的水平通道（此处，皮特里再次未遵循科学规范，依据的是一个错误的先前假设）：[48]

从地下室向南延伸的小水平通道……  
这个小通道的地面上覆盖着两到三英寸厚的黑色土状物质，像霉菌一样。  
(S1-[S305]-P157-L14)



**Exhibit H2 – 弗林德斯·皮特里的笔记** – 这个小南向水平通道长53英尺，高2.5英尺，其均匀的3英寸‘土状物质’沉积，因为相对不易接近而未被触动，表明是海洋沉积物。[49] 这种物质不可能由空气或雨水沉积。沉积标准表明，靠近陆地的海洋中，2到3英寸的沉积物需要大约35到55年才能积累（根据开阔海域标准，3英寸=76年）。这与卡夫拉的图拉石灰石喀斯特带所需的侵蚀时间间隔相匹配。再加上重新固结的图拉石灰石的大量堆积，构成了一个‘死体’推理证据集合。这两个观察结果排除了雨水、尼罗河或人为水源的可能性——只有海洋淹没才能造成这些独特的特征。

此外，在胡夫金字塔的王后室以及大画廊中发现的盐结晶壳可能进一步确认了这一整体的海水淹没假设。[51] 然而，（这里再次）我们没有这类盐的样本。我们必须认识到，某些‘盐类’（化合物类，而非氯化钠本身）在特定条件下可以从石灰石中产生：通过暴露于海水，也会产生硝酸钾或其他两种化学盐（碳酸钙和硫酸钙）的风化现象。[52] [53] 海洋盐只会在某些理想条件和地点保持——确实，实际观察到的情况正是如此。相反，风化现象应该是普遍存在的，但这并不是观察到的情况。从证据上看，这种风化现象并没有在整个金字塔内均匀分布，削弱了这种论点，使其看起来像是绝望的、随意的推测。此外，从逻辑角度看，声称没有检测到这三种海水衍生的盐（事实上这是错误的，见右侧Upuaut项目的照片）并不会严重削弱我们在此提出的假设。



……但除此之外，进入王后室，厚重且坚硬的盐结壳完全覆盖了这个通道的墙壁，使得我们无法确定地找到接缝。这种盐结壳是横向通道和王后室所特有的，尽管在第一个上升通道的墙壁上也能看到少量的结壳。

~ 约翰和莫顿 · 埃德加，《大金字塔通道》1910年版第1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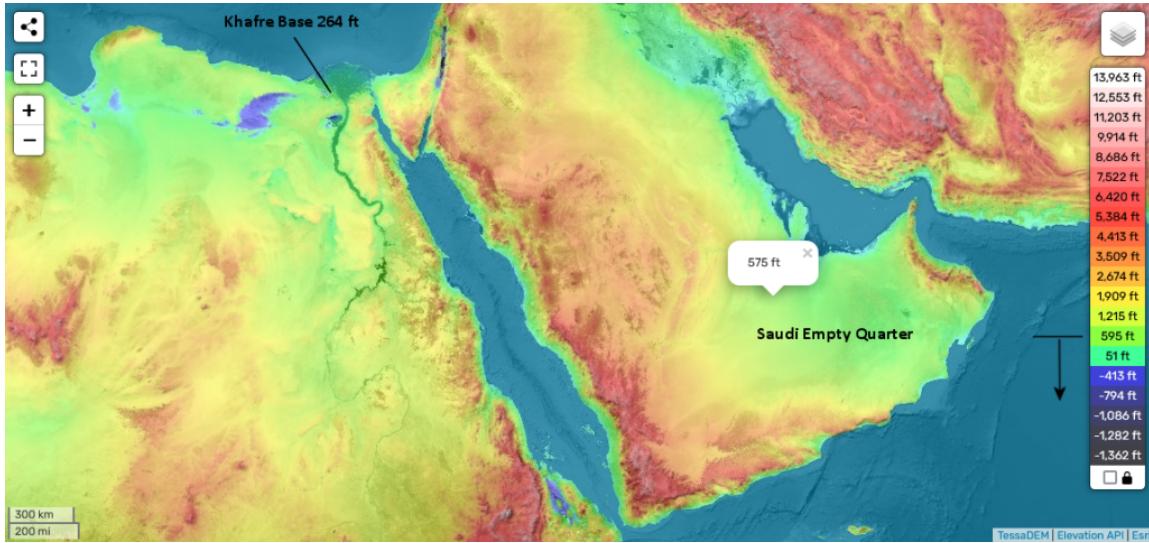
然而，不可能通过风化作用形成的盐结壳（根据我们上面引用的演绎逻辑），因此必定是直接接触海水形成的，最近在王后室北气井天花板的石块上被发现（参见上方Upuaaut项目照片，拍摄于北气井75米长度的一半以上处）。同样，这里的盐结壳未能进行化学采样，这是现有考古叙事中的一个学科缺失。这是关键路径证据，却因专业的愚蠢行为而被忽视。

注意这里，哲学中的一个关键警示标志：随着发现或保留的信息越来越少，主流‘墓室’叙事反而变得更强大。

这样的证据暗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解释，关于神秘象形文字[54]或追踪太阳和月亮季节性升起和落下的无数古代石圈的存在。这些也许并非幻想的艺术品或季节日历，它们可能是一个警示信号——是时候向高地迁移了。考古学，或许是无意的，并且为了避免任何可能暗示支持圣经洪水的证据，已经在他们自己的职业中创造了一种回音室，导致了这一话题上的普遍无知真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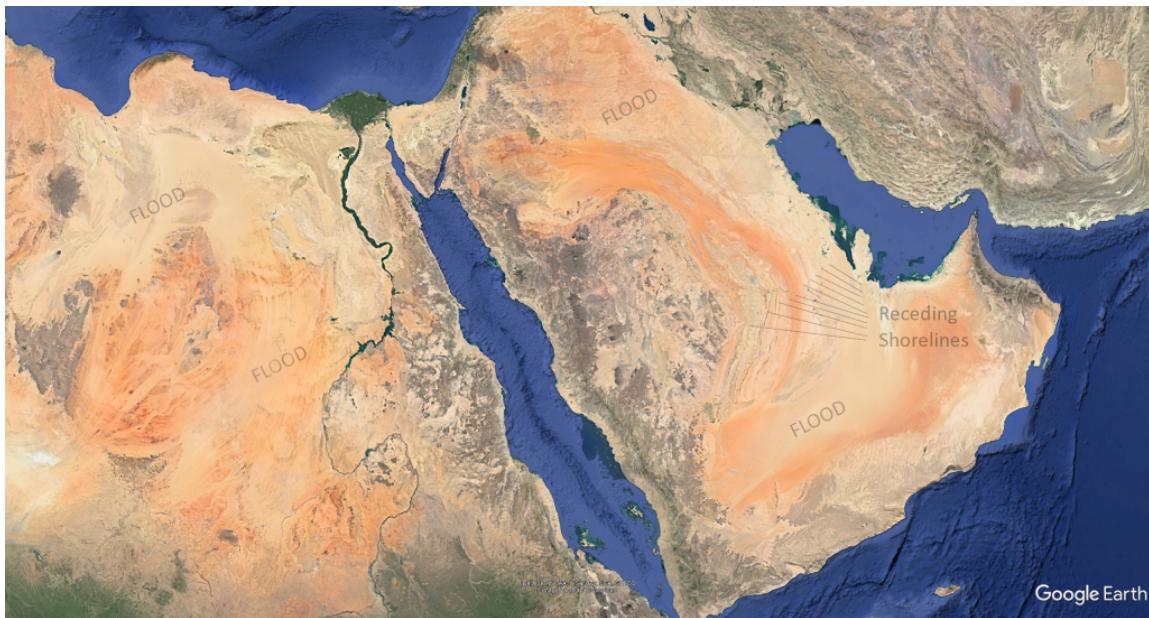
## 不可能？再想想……

现实是，这幅自然的画卷不仅仅出现在卡夫拉和胡夫金字塔上。事实上，它遍布整个阿拉伯沙漠和北非的景观。我断断续续地在阿拉伯半岛和沙特的空旷区旅行了几年——在为沙特阿拉伯王国进行的一项国家战略期间，我考察了该地区。在那里，我观察到了空旷区的古代退缩的海岸线结构，几个月后，我终于意识到这些究竟是什么。它们是最近的（少于1.2万年前）海洋海岸线。如果你像我一样接受了长期的教化，并且几十年来相信既然我们不知道这类洪水，它就是不可能的，这会限制你的感知能力。然而，一旦你看到了，你之后将无法忘记它。



**Exhibit I – 显示576英尺海水淹没的范围** – 一次576英尺的海水淹没优雅地填满了这张地形图上的整个绿色区域（海拔595英尺及以下）——包括沙特的空旷区以及整个尼罗河三角洲和吉萨高原。[55]

现在将Exhibit I与下方区域的Google Earth卫星复合图（Exhibit J）进行比较，显示出冲刷通道、盐碱滩/沙漠和在高水位线处的氧化铁（橙色）沉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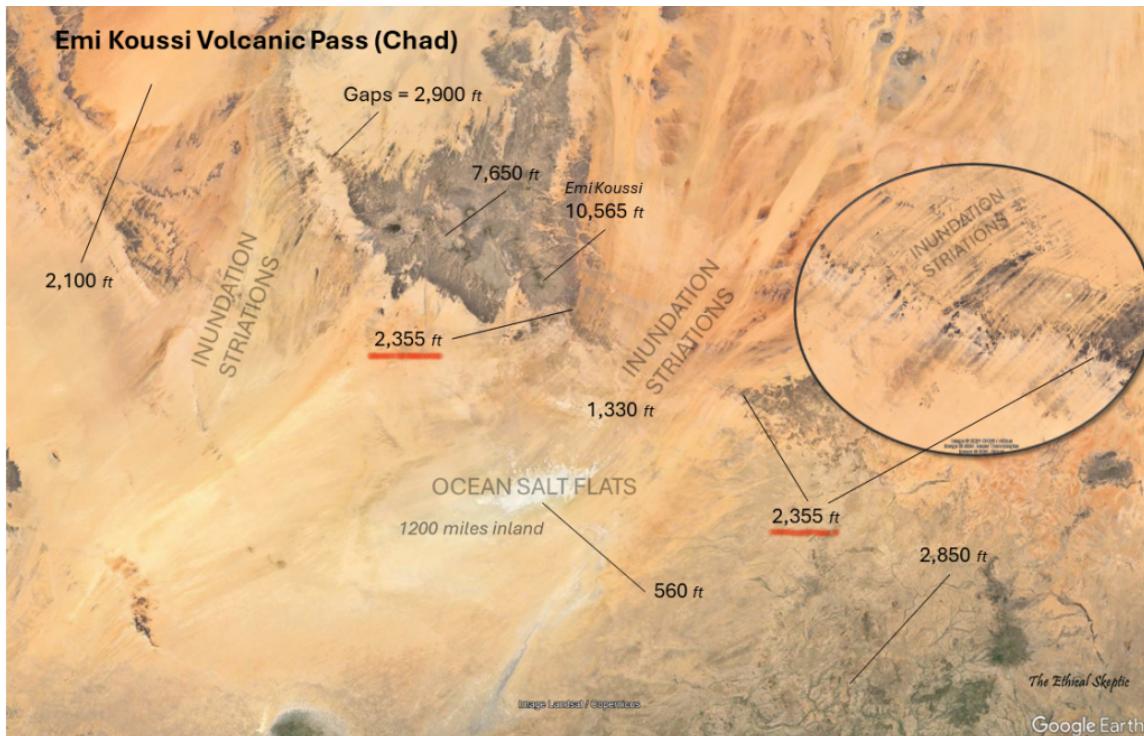


**Exhibit J – 沙特的空旷区及区域/全球淹没** – 沙特空旷区的盐碱-氧化铁冲刷通道、退缩的海岸线和高水位线表明，高达600英尺或更高的海水淹没很可能形成了该地区的独特地理特征，并且也可能轻易淹没了吉萨高原。

在这些冲刷通道中短暂的海洋涌流，正如上方Exhibit J中铁锈色的精细色彩所显示的那样，曾短暂地上升到了海拔2355英尺。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最古老的大型人类居住地，如Göbekli Tepe及其当代遗址Karahan Tepe（参见此处关于柱子43的年代测定和地形图），都位于海拔大约2500英尺的山顶上。当时的人类为什么选择这些高地，而他们的食物来源位于低得多的哈兰平原呢？

虽然我们以卡夫拉侵蚀和沙特半岛的地质特征为例，提出了两项有力的证据——它们作为‘白乌鸦’（死体）证据推翻了先前的传统理论——但这并不是部分地球淹没的唯一证据。需要注

意的是，尽管我们的目标不是宣传诺亚洪水或创世论，但部分淹没的证据确实存在。[56] [57] [58] [59] [60] [61] [62] 下方的Exhibit K显示了该次淹没的2350英尺‘高水流标记’的明显一致性，以及由此形成的盐碱滩，这是这类淹没区的典型特征。



**Exhibit K - 埃米库西火山通道与盐碱滩海洋位移形成** - 在过去12,000年内海洋位移的无可辩驳的遗迹。由于这种流动的边缘形成了一个一致的“海平面”，高度为2,355英尺（2,355英尺以上的一切与以下的完全不同），这一点与沙特半岛的同样淹没模式相匹配（见Exhibit J）——这不可能是由盛行风造成的。

这也不是一个古代湖泊的干涸现象（与萨尔顿海收缩对比），因为没有长期侵蚀的支流注入这个洼地，也没有明显的退缩海岸线，即使考虑到流沙的变化。如果这些特征被掩盖和覆盖在沙子之下，那么盐碱滩本应更容易被相同的机制掩埋，且是首先被掩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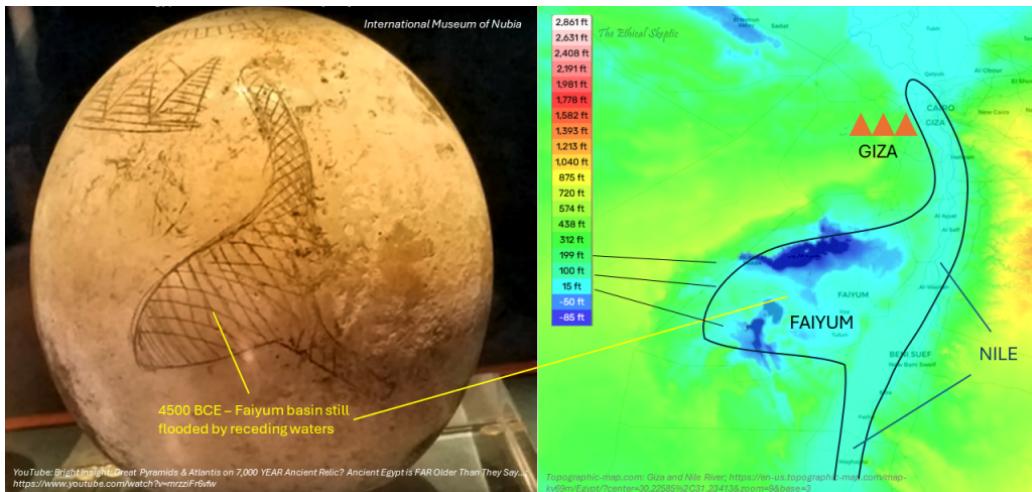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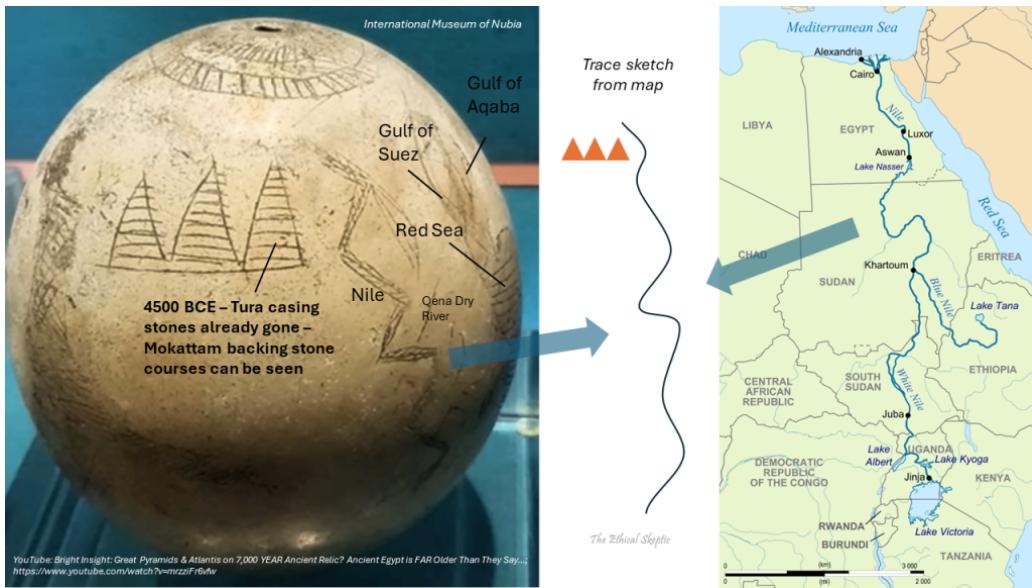
在本文发布六个月后，UnchartedX发布了一段视频，巧妙地突出了卡夫拉金字塔底部石灰石块上的大规模侵蚀。然而，他们忽略了我们在此假设中引用的喀斯特-碳酸侵蚀因素，而是参考了经典的摩擦力单一场景，认为正常水流作用下需要12,000年才能将结构侵蚀2英尺。根据我们的假设，较软的石灰石（莫氏硬度3或4）块/口袋的侵蚀完全不是这样发生的。视频中看到的坑洼和凹陷是莫氏硬度3/4的化学侵蚀，而不是单纯由雨水、风、沙、空气或水的物理摩擦造成的。他们在视频中检查的是莫氏硬度5+的较硬石灰石，后者经受住了喀斯特的化学作用，因此给他们提供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尺度参考。

## 努比亚鸵鸟蛋的凶兆暗示（公元前4500–5000年）

最近发现的文物有助于证实吉萨金字塔的古老历史以及我们在上文Exhibits I、J和K中提出和观察到的水位退缩。英国考古学家马拉比·塞西尔·费尔斯（Mallaby Cecil Firth）在1907年发现了一颗古代的鸵鸟蛋，距今已有6,500至7,000年，来自纳加达尼罗河文化的一个墓葬。在下方的Exhibits L和M中（感谢YouTube视频Bright Insight中的Jimmy Corsetti提供），展示了这件被称为努比亚鸵鸟蛋的文物，它可能描绘了吉萨的三座金字塔、尼罗河以及充满高海拔水位（约100英尺）的法尤姆盆地（公元前4500–5000年左右）。[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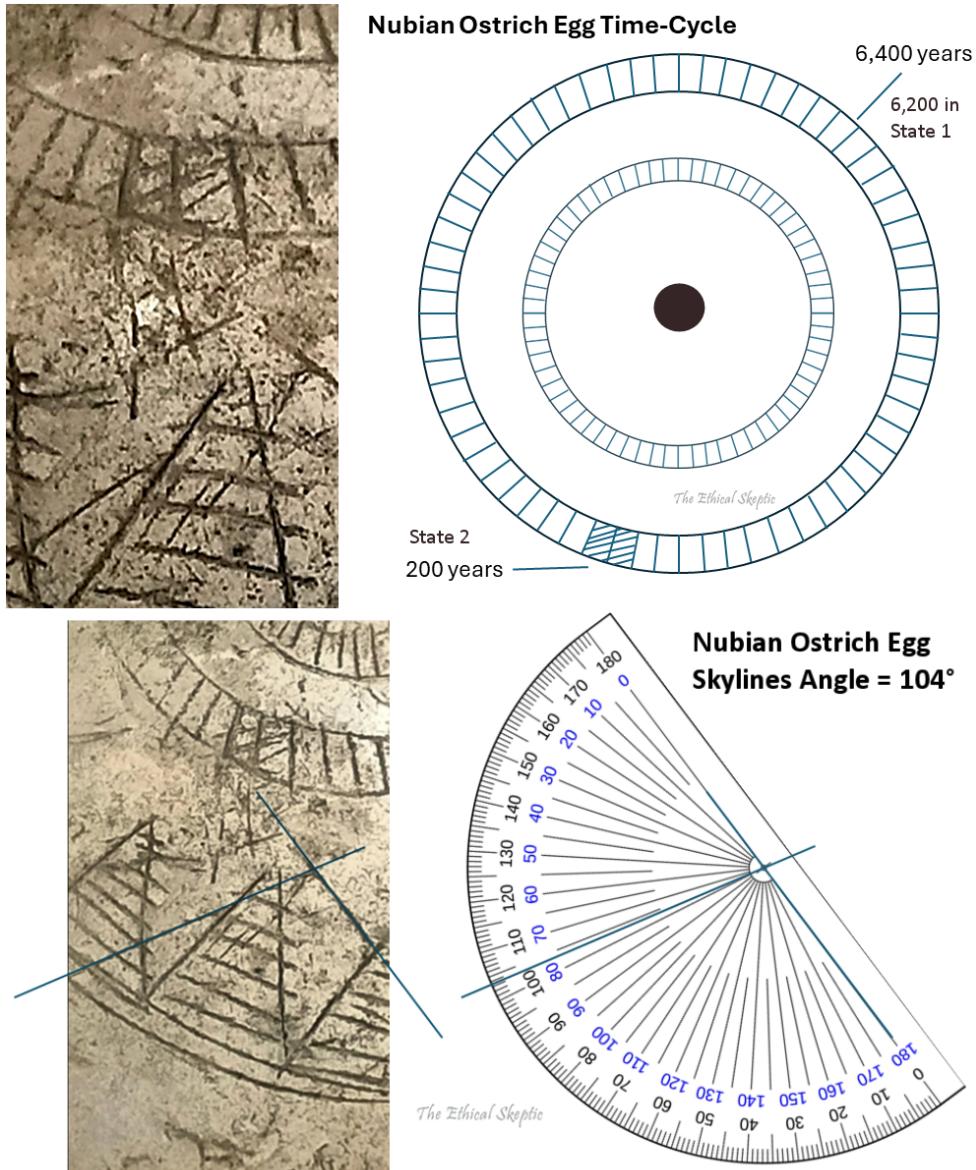
法尤姆盆地水位的退缩可能将卡夫拉/胡夫侵蚀淹没的时间推迟到公元前4600年。

读者还应注意，这些蚀刻中描绘的金字塔建筑水平线（横线）在当时观察和刻画时，金字塔如果仍然覆盖着图拉石灰石外壳，应该是不可见的。这表明这些石块是被同一次浸没移除的。



**Exhibits L (尼罗河草图) 和 M (法尤姆盆地草图)** – 《伦理怀疑论者》对努比亚鸵鸟蛋的分析——距今约公元前4500至5000年。正如我们在上文Exhibit J中所观察到的那样，法尤姆山谷的水位在过去7,000至11,600年间逐渐退缩，形成了今天称为莫里斯湖的高盐湖（Exhibit M中最深的蓝色洼地）。该地区充满了喀斯特侵蚀特征、距今公元前4600至5300年的贝壳化石和古代水生动物骨骼——其中包括大量保存良好的较年轻化石，甚至有些胃内容物仍然完整。[64]

如右上方Exhibit N的顶部面板所示，请注意围绕蛋顶的第一个环，中心是蛋顶开孔，似乎描绘了一个循环时间线。该环分为64个部分，其中两个部分交叉阴影并指向吉萨的三座金字塔。这表明在这个6,400年周期内存在一个异常或例外，持续时间长达200年——一个艺术家深刻关联到这三座吉萨金字塔的异常现象。我开发的概念草图可以通过点击右侧的Exhibit M查看。[65]



**Exhibit N** – 提议的努比亚蛋真实极移周期刻画。显示吉萨金字塔在它们所谓建造时间前的2000年，并提出与它们相关的某个事件的周期时间线。有关‘状态1’和‘状态2’的含义，请参阅本文。这幅刻画表明每6400年发生一次持续200年的周期事件。此外，穿过金字塔的两条线之间的角度为 $104^{\circ}$ 。

同样引人注意的是，刻在蛋上的两条穿过金字塔的倾斜线（见Exhibit N底部面板）之间的角度为 $104^{\circ}$ 。这一角度的意义将在我们的下一篇文章中展示，该文章将概述这一测量在我们ECD O假设中的关键含义。

6400年的周期目前与我正在开发的真实极移旋转周期草案时间线相吻合。这一周期间隔和持续时间将成为以后文章的主题。这也与人类Y染色体的瓶颈相匹配，该瓶颈发生在5000至7000年前。[66] [67]

通过分析来自现代人类的125个Y染色体序列，Karmin等人推断出，旧世界各地的Y染色体在距今约5000至7000年间经历了严重的瓶颈，表明新石器时代期间，男性有效人口规模下降至新石器时代之前的约二十分之一，影响区域包括非洲、欧洲、亚洲和中东。

~ Zeng等，《新石器时代Y染色体瓶颈》，2018年。

这解释了Ptah祭司在希罗多德的《埃及记》中的措辞，引用了两个由四次日出和日落运动组成的事件（参见下面希罗多德的引述）。状态1和状态2之间的两次循环将包括总共四次日出和日落变化，时间跨度为13800年（ $11340 + 440 \text{ BCE} + 2020 \text{ CE} = 13800$ 年）。敏锐的系统工程师会注意到，12800年周期间隔包含在13800年上下文中，留给其他时间的余量并不多。

因此，在11340年的时间里，他们说没有任何一个神以人形出现；甚至在那之前或之后的埃及国王中，也没有任何一种类似事件被报告发生过。在这段时间里，他们说太阳曾四次从他习惯的地方升起，现在他在西方落下，而他曾两次从那里升起，并在现在他升起的地方两次落下。

~ 希罗多德，《埃及记》，公元前440年

尽管如此，这一大量的证据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了，原因在于伪怀疑主义和对过去几个世纪中常常有缺陷或有偏见的诺亚洪水研究的愤怒过度反应。这里存在稻草人谬论：如果有人引用甚至是局部的洪水，他们就一定是在宣传《圣经》洪水和创世论。这只是极端阵营的无知表现，让我们这些夹在中间的人感到疲惫。我们主张现在有一个更强有力的论点——一个福尔摩斯式的演绎论点。

福尔摩斯式演绎的类型（远比简单的统计、建议或归纳证据更强大）：

**白乌鸦** – 一项具体证据否定了现行理论A，同时证明了相对立的替代理论B。

**死体** – 一项具体证据否定了现行理论A，这确立了对理论A的非特定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奥卡姆剃刀）。

如果我在聚会结束后立即在客厅里发现了一具尸体，不管有多少专家出席作证说聚会进行得很顺利；尸体本身就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卡夫拉的侵蚀痕迹和基座/地下室的石灰石再固结构成了一个‘死体’。奥卡姆剃刀已经超越了。

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专业愚蠢行为的例子之外，唯一可能忽视这种明显的“死体”证据的原因是，它揭示了一个威胁反洪水主义宗教狂热的历史。因此，围绕这个话题的稻草人和无知驳斥的高调程度层出不穷。耐心等待未来的几年；你会发现，否认这种更合理的地球灾难史版本，是大多数被强制接受的历史和考古叙述背后的一个普遍主题。尤其要警惕对“普遍接受”的诉求——即认为一个理论因为被普遍接受，所以没有其他替代理论的证据存在。

## 放热-贾尼别科夫再分布的尾声

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奇怪的是，无论是什么机制导致了海平面的上升，它似乎是周期性的，而不是混乱的。本质上就像地幔深处的LLVP结构足以在地球自转中引发贾尼别科夫效应，只要有足够的质量再分布。换句话说，除了最初的可能1500至2200英尺的快速涌动外，这种情况下的海洋定居在一个特定高度（海拔576英尺，金字塔高度312英尺），在那里停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又以一种机器般的方式逐渐回落到当前状态。我能想到的唯一能引发这种铁氧化物涌动的全球级机制，排除了板块构造和天体入侵者的可能性，就是地球自转的机制——可能由地球核心的混乱引发的效应。[69]

地球花了8亿年时间才从更复杂的真核生物中孕育出一个全面发展的文明，是否可能的原因是地球时不时倾覆一次，严重倒退了进程？这可能使我们的星球处于半稳定状态，而非我们假定的稳定行星形态——一个拥有一个基本致命缺陷的花园乐园。或许这使得我们的星球成为一个基因农场的理想资源，质量灭绝的压力激发了进一步且更具侵略性的物种分化，但它仍然不适合高等生命的永久大规模居住（除非它们是逃亡的罪犯）？

由于狭隘怀疑主义的普遍影响以及严格控制的叙事，人类往往与对自己本质和起源的真正理解脱节。吉萨金字塔的日期和年代似乎在揭开人类历史被掩盖的篇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因此，这些见解似乎被权威机构有意从我们的集体认知中抹去了。



若不是因为卡夫拉金字塔上独特的侵蚀痕迹，我可能会欣然接受官方叙述，将关于金字塔年代较早的理论归于纯粹的推测领域。然而，我对自己识别腐败、推理和解开谜团的能力更加信任，而不是那些制定并维护现行教条的人。科学家们不愿对胡夫金字塔卸载室内看似“过度处理”的红赭石颜料进行碳-14检测，这引发了重大的怀疑。对如此重要但又如此简单的事情表现出的这种犹豫，在我看来是潜在恶意的有力指标。

我并不倾向于立即断定这次海洋浸没与《圣经》中的洪水是同一事件。当然，我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我们首先需要更多的信息。然而，我也难以相信如此规模的洪水——这些不可否认的侵蚀痕迹证明了它的存在——会在过去4500年内发生，而没有在历史中更广泛地被记录，除了《诺亚方舟》或《苏美尔的乌特纳匹什提姆史诗》的记载之外。更合理的解释似乎是，这一事件发生在我们的记录历史之前，或者发生在那些被允许记录的历史之前。这引发了对支持现行叙述的归纳科学的必要质疑。确实，所有这些科学解释似乎都不如摆在我们面前的自然证据那般有力。

每天，我们离真相更近一步。每夜，我的灵魂看见  
痛苦的人类，盲目地受苦

让痕迹继续存在吧。许多年已过去。  
啊，人类多么孤独，失去了那无痕的朋友

~ Seals & Crofts, 《幼发拉底河》

虽然我不声称掌握关于这些神秘结构的设计者或其根本目的的最终答案，但有一件事似乎越来越清晰：重大秘密被掩盖了，不仅在古代工程领域失落，也在人类起源的更深层次上被忽视。这些金字塔，作为被遗忘时代的沉默见证，挑战我们超越被接受的叙述，敦促我们重新发现并重新连接我们集体的，甚至是精神上的过去。

在它们持久的神秘中，它们提醒我们作为怀疑论者，历史不仅仅是我们在所知的记录，也是对我们尚未理解的广袤空间的见证，并且提醒我们有责任抵制权力代理，筛选未知。

epoch vanguards gnosis

The Ethical Skeptic (伦理怀疑论者)

# 引用

1. Ethical skepticism does not ‘doubt’ alternatives to the prevailing narrative (it remains neutral), nor does it ‘doubt everything’, it doubts agency – and those who do not grasp the distinction therein.

2. Project Gutenberg; Herodotus: An Account of Egyp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131/2131-h/2131-h.htm>, ” Thus the priests of the Egyptians told me: Down to the time when Rhampsinitos was king, they told me there was in Egypt nothing but orderly rule, and Egypt prospered greatly; but after him Cheops became king over them and brought them to every kind of evil: for he shut up all the temples (this would have been during the time of Ptah), and having first kept them from sacrifices there, he then bade all the Egyptians work for him. So some were appointed to draw stones from the stone-quarries in the Arabian mountains to the Nile, and others he ordered to receive the stones after they had been carried over the river in boats, and to draw them to those which are called the Libyan mountains; and they worked by a hundred thousand men at a time, for each three months continually. Of this oppression there passed ten years while the causeway was made by which they drew the stones, which causeway they built, and it is a work not much less, as it appears to me, than the pyramid; for the length of it is five furlongs and the breadth ten fathoms and the height, where it is highest, eight fathoms, and it is made of stone smoothed and with figures carved upon it. For this they said, the ten years were spent, and for the underground he caused to be made as sepulchral chambers for himself in an island, having conducted thither a channel from the Nile. For the making of the pyramid itself there passed a period of twenty years; and the pyramid is square, each side measuring eight hundred feet, and the height of it is the same. It is built of stone smoothed and fitted together in the most perfect manner, not one of the stones being less than thirty feet in length.

This pyramid was made after the manner of steps which some called “rows” and others “bases”: and when they had first made it thus, they raised the remaining stones with machines made of short pieces of timber, raising them first from the ground to the first stage of the steps, and when the stone got up to this it was placed upon another machine standing on the first stage, and so from this it was drawn to the second upon another machine; for as many as were the courses of the steps, so many machines there were also, or perhaps they transferred one and the same machine, made so as easily to be carried, to each stage successively, in order that they might take up the stones; for let it be told in both ways, according as it is reported. However that may be the highest parts of it were finished first, and afterwards they proceeded to finish that which came next to them, and lastly they finished the parts of it near the ground and the lowest ranges. On the pyramid it is declared in Egyptian writing how much was spent on radishes and onions and leeks for the workmen, and if I rightly remember that which the interpreter said in reading to me this inscription, a sum of one thousand six hundred talents of silver was spent; and if this is so, how much besides is likely to have been expended upon the iron with which they worked, and upon bread and clothing for the workmen, seeing that they were building the works for the time which has been mentioned and were occupied for no small time besides, as I suppose, in the cutting and bringing of the stones and in working at the excavation under the ground? Cheops moreover came, they said, to such a pitch of wickedness, that being in want of money he caused his own daughter to sit in the stews, and ordered her to obtain from those who came a certain amount of money (how much it was they did not tell me): and she not only obtained the sum appointed by her father, but also she formed a design for herself privately to leave behind her a memorial, and she requested each man

who came in to give her one stone upon her building: and of these stones, they told me, the pyramid was built which stands in front of the great pyramid in the middle of the three, each side being one hundred and fifty feet in length.

This Cheops, the Egyptians said, reigned fifty years; and after he was dead his brother Chephren succeeded to the kingdom. This king followed the same manner of dealing as the other, both in all the rest and also in that he made a pyramid, not indeed attaining to the measurements of that which was built by the former (this I know, having myself also measured it), and moreover there are no underground chambers beneath nor does a channel come from the Nile flowing to this one as to the other, in which the water coming through a conduit built for it flows round an island within, where they say that Cheops himself is laid: but for a basement he built the first course of Ethiopian stone of divers colours; and this pyramid he made forty feet lower than the other as regards size, building it close to the great pyramid. These stand both upon the same hill, which is about a hundred feet high. And Chephren they said reigned fifty and six years. Here then they reckon one hundred and six years, during which they say that there was nothing but evil for the Egyptians, and the temples were kept closed and not opened during all that time. These kings the Egyptians by reason of their hatred of them are not very willing to name; nay, they even call the pyramids after the name of Philitis the shepherd, who at that time pastured flocks in those regions."

3. Wikipedia: Howard Vyse; [s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ward\\_Vyse](https://en.wikipedia.org/wiki/Howard_Vyse)
4. David H. Koch; Archaeology: Dating the Pyramids; <https://archive.archaeology.org/9909/abstracts/pyramids.html>
5. David H. Bowman et al., "Radiocarbon Measurements and Egyptian Chronology," Radiocarbon, Vol. 26, No. 2 (1984)
6. Mark Lehner and Robert Wenke, "Radiocarbon Dating of the Pyramids," Archaeology, Vol. 48, No. 4 (1995)
7. Dee, MW, et al.; REANALYSIS OF THE CHRONOLOGICAL DISCREPANCIES OBTAINED BY 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 MONUMENTS PROJECT; RADIOCARBON , Vol 51, Nr 3, 2009, p 1061-1070.; <https://journals.uair.arizona.edu/index.php/radiocarbon/article/download/3563/3077>
8. Bullshit Rhetoric and Dysethics: "64 organic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the mortar of the pyramidS and their associated temples" , "Both classic archaeologist and alternative researchers were disappointed by the results." Thereafter averaging the 1995 study results and then again averaging that date with the 1984 study result (significance problem) to get the latest date possible, and shifting the Fourth Dynasty back 100 years, both to get a more favorable-sounding gap ( "374 years" ) which can then be dismissed as noise. Complete dishonesty.
9. The notion that these pigments cannot be carbon-14 dated is false, with ChatGPT-4 only admitting this when held to account: "The red ochre pigments used in the relieving chambers of the Khufu pyramid have not been carbon-14 dated. Carbon-14 dating, or radiocarbon dating, is a method used to date materials that contain organic carbon, typically from once-living organisms. Since red ochre is an inorganic iron oxide pigment, it does not contain organic carbon and therefore cannot be directly carbon-14 dated." When challenged with "The vehicle and binder in ochre is not iron oxide, it is organic in derivation in all instances of human use." , ChatGPT-4 responded: "You' re correct that pigments in paints, including

ochre, are typically mixed with a vehicle and binder to create the paint. In the case of the red ochre pigments used in the Khufu pyramid, the binder would have been an organic material, which theoretically could be subjected to carbon-14 dating if samples were available and well-preserved.

10. Robert Edward Grant, “New Research: Egyptian Precision Engineering and Hidden Art – Ben Van Kerkwyk – Think Tank – E40;” YouTube; 52:30 timestamp;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nV\\_apVEQ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snV_apVEQ0)
  11. Paul Sheridan; “Philitis and the Great Pyramid” ; 3 May 2015; <https://www.anecdotesfromantiquity.com/philitis-and-the-great-pyramid/>
  12. Charles Casey; “Philitis: being a condensed account of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solution of the use and meaning of the Great pyramid … to which is added a review of Professor Piazzi Smyth’ s second edition of “Our inheritance in the Great Pyramid.” ; pp 20 – 26;<https://archive.org/details/philitisbeingcon00case/page/20/mode/2up>
  13. Please note that we employ contrast, local tone, and saturation blasted images in this article to detect the precise location of red ochre paint, but these settings are not used to manipulate comparison between marking sets.
  14. Microbial Activity: Iron-oxidizing bacteria, such as those from the genus Leptothrix or Gallionella, can thrive in environments where iron is available. These bacteria oxidize ferrous iron ( $\text{Fe}^{2+}$ ) to ferric iron ( $\text{Fe}^{3+}$ ), resulting in the precipitation of iron oxides. The chemical reaction is as follows:  
$$4\text{Fe}^{2+} + \text{O}_2 + 6\text{H}_2\text{O} \rightarrow 4\text{Fe(OH)}_3 + 8\text{H}^+$$
Resulting Patina: The ferric iron ( $\text{Fe}^{3+}$ ) precipitates as ferric hydroxide ( $\text{Fe(OH)}_3$ ), which eventually dehydrates to form iron oxide minerals such as hematite ( $\text{Fe}_2\text{O}_3$ ) or goethite ( $\text{FeO(OH)}$ ). These iron oxides impart a red or orange color to the patina on a limestone surface. Hematite typically produces a red color, while goethite can range from yellow to brown to orange.
- References:
- Johnson, D. B., & Hallberg, K. B. (2003). The microbiology of acidic mine waters. *Research in Microbiology*, 154(7), 466-473. This study discusses the general activity of iron-oxidizing bacteria in various environments.
- Emerson, D., & Moyer, C. L. (1997). Isol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ovel iron-oxidizing bacteria that grow at circumneutral pH. *Applied an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63(12), 4784-4792. This research focuses on iron-oxidizing bacteria in neutral pH environments, relevant to some cave settings.
15. Scott Creighton, Graham Hancock: ‘Crime In The Great Pyramid: The Evidence Mounts’ ; 31 May 2018; <https://grahamhancock.com/creightons10/>
  16. Creighton S., “Analysis of the Painted ‘Quarry Marks’ within the Stress Relieving Chambers of the Great Pyramid of Giza” ; J Ancient History, Rev. 2024;XX(X)
  17. Hawas, Z.; “The Secret Doors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 [http://guardians.net/hawass/articles/secret\\_doors\\_inside\\_the\\_great\\_pyramid.htm](http://guardians.net/hawass/articles/secret_doors_inside_the_great_pyramid.htm)

18. Morgan Smith, Ancient Origins: Lost Artifacts of the Great Pyramid: The Mysterious Case of the Dixon Relics; 30 May 2019;  
<https://www.ancient-origins.net/artifacts-other-artifacts/dixon-relics-0011999>
19. Jessie Yeung; CNN: “5,000-year-old relic from the Great Pyramid discovered in a cigar box in Scotland” ; 16 Dec 2020; <https://www.cnn.com/style/article/dixon-relics-great-pyramid-of-giza-discovery-intl-hnk-scli-scn/index.html>
20. YouTube; AncientArchitects: EXCLUSIVE: First Look Inside the Great Pyramid Queen’ s Chamber Northern Shaft | Ancient Architect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i0405ulvIY&t;=848s>
21. Wikipedia: Great Pyramid of Giza; 17 Dec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yramid\\_of\\_Giza#Relieving\\_chambers](https://en.wikipedia.org/wiki/Great_Pyramid_of_Giza#Relieving_chambers)
22. UnchartedX. “How Old Are These MEGALITHS? A Study of Erosion in Ancient Egyptian Architecture – UnchartedX” YouTube video; June 8, 202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J8jjSeEsus>
23. Ioannis Liritzis, Asimina Vafiadou, Surface luminescence dating of some Egyptian monuments, Journal of Cultural Heritage, Volume 16, Issue 2, 2015, Pages 134-150, ISSN 1296-2074, <https://doi.org/10.1016/j.culher.2014.05.007>.
24. Google Arts & Culture; Akhenaten: The Pharaoh Erased from History; <https://artsandculture.google.com/story/the-pharaoh-erased-from-history-neues-museum-staatliche-museen-zu-berlin/CQURgLrWPLdZIg?hl=en>
25. Ancient Origins: The Disk of Sabu: Ancient Egyptian Water Pump or Alien Hyperdrive?;  
<https://www.ancient-origins.net/artifacts-ancient-technology/disc-sabu-0015642>
26. Wikipedia: Sabu Disk; 21 Dec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bu\\_disk](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bu_disk)
27. D. A. Miller, “Pump Handbook” ; 4th Edition; McGraw-Hill, 2008; Chapter: Centrifugal Pumps – Impeller Design and Selection; pp. 3.12 – 3.14
28. Wikipedia: Sabu Dis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bu\\_disk](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bu_disk)
29. Wikipedia: Sabu Disk; [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bu\\_disk](https://en.wikipedia.org/wiki/Sabu_disk) – note, I guarantee you Wikipedia will NEVER place this idea into its writeup on the Disk, now that we have mentioned it. Indicative of just how thick is the agency which surrounds anything non-orthodox regarding these pyramids.
30. Project Gutenberg; Herodotus: An Account of Egyp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131/2131-h/2131-h.htm>
31. Roger Cook; This Old House: How to Build a Stone Wall;  
<https://www.thisoldhouse.com/masonry/21016582/how-to-build-a-stone-wall>
32. Ryan Olson; For Construction Pros: ‘What Are FF & FL Numbers?’ ; 27 May 2020; <https://www.forconstructionpros.com/concrete/article/12099992/what-are-ff-and-fl-numbers>
33. Hemedia, S., Sonbol, A. Sustainability problems of the Giza pyramids. Table 3; Herit Sci 8, 8 (2020).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0-0356-9>

34. Wikipedia: Karst; 18 Dec 202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Karst>
35. Karstification: (Ford, Derek, and Paul Williams. *Karst Hydrogeology and Geomorphology*. Wiley, 2007) is the process by which soluble rocks, such as pure limestone, dolomite, and gypsum, are dissolved by natural acidic water, typically containing dissolved carbon dioxide ( $\text{CO}_2$ ), which forms carbonic acid ( $\text{H}_2\text{CO}_3$ ).
36. Hemed, S., Sonbol, A. Sustainability problems of the Giza pyramids. Table 2; *Herit Sci* 8, 8 (2020). <https://doi.org/10.1186/s40494-020-0356-9>
37. To measure a mineral's resistance to erosion by ocean water, you would typically use a material's hardness scale and its chemical bond durability or 'weathering resistance'. Here are some scales and concepts that are relevant, in order:
1. Mohs Hardness Scale – While primarily used for scratch resistance, it indirectly provides insight into a mineral's ability to resist physical erosion. Example: Quartz (Mohs hardness of 7) is more resistant to erosion compared to calcite (Mohs hardness of 3).
  2. Chemical Durability Carbonate minerals (e.g., calcite, limestone): More prone to chemical weathering and dissolution in acidic conditions.
  3. Slake Durability Index (SDI) The Slake Durability Test evaluates the resistance of rock samples, including limestone, to disintegration when subjected to cycles of wetting and drying.
  4. Rosiwal Scale – This scale measures the absolute hardness of minerals by quantifying the resistance of a material to a standardized abrasive force.
38. Please note: While the carbonic acid equation cited above technically constitutes 'weathering,' it is critical to comprehend that the resulting deposition/sludge/material has been transported away by the movement of ocean water (erosion). Therefore, I refer to this overall process as 'erosion' to clearly convey the reality of what is occurring. This terminology avoids the semantic nuances that might otherwise be exploited to downplay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feature.
39. YouTube: Closing the Biggest Mystery of the Great Pyramid; 26:1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tAQSlG9WQ&t=22s>
40. Annotated travertine erosion photo is extracted from: UnchartedX. "Descent into Darkness! The Subterranean Chamber of the Great Pyramid of Giza" YouTube video; June,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E5NlANGZMg&t=161s>
41. The reason why the 0 sea state line does not bisect the crest to trough interval, as would exist in open sea conditions, is due to a principle called 'Sea Wall Reflection'. Reflection: Waves hitting a sea wall are reflected back into the sea. This reflected wave can interact with incoming waves, leading to a phenomenon known as constructive interference, where the wave heights add together, creating higher wave crests. This effect causes the waterline to be more along the 35-40% level of interval height as opposed to 50% (bisecting), and as well, results in a parabolic rise at 90-degree corners, as is highlighted in the pyramid Tura limestone casing in the chart.

42. Building the Great Pyramid;

<https://www.cheops-pyramide.ch/khufu-pyramid/pyramidion.html>

43. Chapman, Philip K.; “Losing the Geomagnetic Shield: A Critical Issue for Space Settlement” ; 3 Feb 2017; <https://space.nss.org/wp-content/uploads/NSS-JOURNAL-Losing-the-Geomagnetic-Shield.pdf>

44. Salt Efflorescence: In environments where limestone is exposed to saline conditions, salt efflorescence can occur. This process involves the deposition of salts from evaporating water, which can leave behind crystalline encrustations. These salts can appear as sharp, protruding growths on the stone surface.

45. The Khufu Pyramid: The Shaft or Well: Important notes: ;

<https://khufupyramid.dk/important-information/important-notes>

46. Sir 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 “The Pyramids and Temples of Gizeh” , 1880; Khufu Pyramid: Important Notes:

<https://khufupyramid.dk/important-information/important-notes>

47. Here is how this process of Tura Limestone dissolving and re-concretion could theoretically unfold: ChatGPT-4: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Tura limestone casing stones of the Great Pyramid could dissolve in seawater and subsequently form a calcium carbonate concretion at the base is scientifically plausible in a general sense. Reaction of Limestone with Carbonic Acid: Limestone, which primarily consists of calcium carbonate ( $\text{CaCO}_3$ ), can react with carbonic acid ( $\text{H}_2\text{CO}_3$ ). Carbonic acid forms in seawater when carbon dioxide ( $\text{CO}_2$ ) from the air dissolves in water. The reaction between calcium carbonate and carbonic acid can lead to the dissolution of limestone. Formation of Calcium Bicarbonate: The chemical reaction in an aqueous environment (like seawater) typically converts calcium carbonate into calcium bicarbonate ( $\text{Ca}(\text{HCO}_3)_2$ ), which is both heavier than and soluble in water. Deposition and Concretion Formation: If the conditions change – for example, if the water evaporates or if the pH changes – the dissolved calcium bicarbonate can re-deposit as calcium carbonate. This re-deposition can form concretions or other sedimentary structures. In the specific context of the Great Pyramid’ s casing stones: If these stones were submerged in seawater and conditions led to the dissolution of the limestone, the dissolution process would involve the formation of calcium bicarbonate. It’ s possible that calcium carbonate could form concretions in the surrounding sand. This would depend on various factors such as loc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the concentration of dissolved calcium bicarbonate, and the presence of nucleation points for crystal formation. In this hypothetical circumstance the Tura limestone dissolved, plummeted as a heavy solute to the foot of the pyramid as the waters receded, and then was carried and settled, not conveyed by rain runoff, to form re-concretions in the Subterranean Chamber lower passage only, and into the sand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at that time). Hence the chaotic and sand-plumed bottom shape of the re-concretions in the photo above. Only an inundation could have caused these features.

48. Sir William Matthew Flinders Petrie; “The Pyramids and Temples of Gizeh” , 1880; Khufu Pyramid: Important Notes:

<https://khufupyramid.dk/important-information/important-notes>

49. Small passage silt deposition photo is extracted from: UnchartedX. “Descent into Darkness! The Subterranean Chamber of the Great Pyramid of Giza” YouTube video; June, 2021;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E5NlANGZMg&t;=161s>

50. Kennett, James P.. Marine Geology. Prentice-Hall, 1982.
51. John and Morton Edgar; Great Pyramid Passages Vol 1 1910 edition; p 293; “but beyond this, on to the Queen’s Chamber, the very thick and hard incrustation of salt which entirely covers the walls of this passag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us to locate the joints with any certainty. This salt incrustation is peculiar to the Horizontal Passage and Queen’s Chamber, although a little of it may also be seen on the walls of the First Ascending Passage.” ; <https://archive.org/details/GreatPyramidPassagesVol11910Edition/page/n301/mode/2up>
52. 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 Chemistry of Limestone. Available from: <https://edu.rsc.org/resources/chemistry-of-limestone/1077.article>. Accessed May 21, 2024.
53. Smith BJ. Limestone in the Built Environment: Present-day Challenges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Past. Ge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 2010.
54. Anthony L. Peratt, Fellow, IEEE; “Characteristics for the Occurrence of a High-Current, Z-Pinch Aurora as Recorded in Antiquity”; 1192 IEEE TRANSACTIONS ON PLASMA SCIENCE, VOL. 31, NO. 6, DECEMBER 2003; [https://www.plasmacosmology.net/Characteristics-for-the-Occurrence-of-a-HighCurrent-ZPinch-Aurora-as-Recorded-in-Antiquity-squatter-squatting-man-Anthony-Peratt.pdf](http://www.plasmacosmology.net/Characteristics-for-the-Occurrence-of-a-HighCurrent-ZPinch-Aurora-as-Recorded-in-Antiquity-squatter-squatting-man-Anthony-Peratt.pdf)
55. topgraphic-map.com; <https://en-us.topographic-map.com/>
56. James Trefil’s article, “Evidence for a Flood,” published in Smithsonian Magazine, explores the hypothesis that a catastrophic flood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around 7,500 years ago may have inspired the biblical story of Noah’s flood. The article discusses g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is theory, including sediment layer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rising sea levels from the Mediterranean into the Black Sea basin.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Trefil, J. (2000). Evidence for a Flood. Smithsonian Magazine. Available at: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cience-nature/evidence-for-a-flood-102813115/>.
57. Lorence G. Collins’ article, “Yes, Noah’s Flood May Have Happened, But Not Over the Whole Earth,” published by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 explores the possibility that the biblical flood described in Genesis was a large regional flood in Mesopotamia rather than a global event. The article examines g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this theory. For more details, see Collins, L. G. (2009). Yes, Noah’s Flood May Have Happened, But Not Over the Whole Earth. National Center for Science Education. Available at: <https://ncse.ngo/yes-noahs-flood-may-have-happened-not-over-whole-earth>.
58. Jeffrey P Tomkins study, “Not only does the overall stratigraphic sequence of the Flood record correspond globally, but the data also show that the Flood transpired in a series of progressive inundations corresponding to each megasequence. These inundations were caused by a series of violent tsunami-like waves over the yearlong period of the Genesis Flood. These progressively higher ebb-and-flow events began their sediment and fossil deposition in the lowest regions of the continental shelf (shallow seas on the continental crust near land), proceeded to the edges of landmasses (lowland coastal regions), and then moved increasingly upward onto land until finally the entire pre-Flood landscape was under water.

This final stage of the Flood was characterized by vast amounts of water and sediment draining across and pouring off the continents. Much of this sediment deposition took place in large basins on land next to the uplifting mountain ranges and offshore in the deepening oceans.” For more details, see Tompkins, et al.; Developing a Comprehensive Model of Global Flood Paleontology: Integrating the Biostratigraphic Record with Global Megasequence Deposition; [https://digitalcommons.cedarville.edu/icc\\_proceedings/vol9/iss1/25/](https://digitalcommons.cedarville.edu/icc_proceedings/vol9/iss1/25/)

59. “In this main pit, he encountered a deposit of clean, apparently water-laid soil up to eleven feet thick. Evidence of the Flood was absent from several shafts and uncertain or disturbed in a number of others. Just slightly before Woolley’s initial discovery, S. Langdon and L. Watelin encountered smaller flood levels at Kish (Watelin, 1934). Within a few years, excavations of a third Mesopotamian site, Shuruppak, also uncovered a flood stratum (Schmidt, 1931). It i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Mesopotamian legend, Shuruppak was the home of Ziusudra, the Sumerian Noah.” For more details, see C/E Journal, Spring 1988; <https://ncse.ngo/flood-mesopotamian-archaeological-evidence>

60. In the video titled “Is There Evidence of an Ancient Flood?” by the Smithsonian Channel, various experts discuss geological and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supporting the theory of an ancient flood that may have inspired the biblical story of Noah. The video explores sediment layers, ancient artifact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rising sea levels in the Black Sea region. For further details, see Smithsonian Channel. (2021). Is There Evidence of an Ancient Flood? [YouTube Video]. Available at: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OtydLmdfV8>.

61. The lowest elevation of the Richat Structure, which was inundated and possesses extensive salt flats as a result, is 1165 ft (Topographic-Map.com). The entire surrounding continent was clearly inundated for a long period of time – our ignorance of this is a condemning commentary upon archaeology. Bright Insight: The Richat Structure ATLANTIS Theory Just Got Even More BIZARRE; 2 Mar 2024; <https://rumble.com/v4guotn-the-richat-structure-atlantis-theory-just-got-even-more-bizarre.html>

62. “A high energy anomalous breccia exists within an otherwise calm Mesoproterozoic depositional environment of the Taoudenit Basin in present-day Mauritania.” – Aden, Milam, et al.; “AN ANOMALOUS BRECCIA IN THE MESOPROTEROZOIC (~1.1 Ga) ATAR GROUP, MAURITANIA: POTENTIAL EVIDENCE FOR AN IMPACT-GENERATED TSUNAMI”; 40th Lunar and Planetary Science Conference (2009);

63. Jewel, “Aswan, Egypt: The Mystery of the Ostrich Egg;” 13 May 2013; <https://roaming-jewel.com/2018/05/13/aswan-egg/>

64. Wikipedia: Wadi al Hit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di\\_al\\_Hitan](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di_al_Hitan)

65. based upon suggestion of a similar notion by @rmanzell843391 on X: <https://x.com/rmanzel843391/status/1833594826539127237>

66. Zeng, T.C., Aw, A.J. & Feldman, M.W. Cultural hitchhiking and competition between patrilineal kin groups explain the post-Neolithic Y-chromosome bottleneck. Nat Commun 9, 2077 (2018).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18-04375-6>

67. Karmin M, Saag L, Vicente M, et al. A recent bottleneck of Y chromosome diversity coincides with a global change in culture. Genome Res. 2015

Apr;25(4):459-66. doi: 10.1101/gr.186684.114. Epub 2015 Mar 13. PMID: 25770088; PMCID: PMC4381518.

68. Project Gutenberg; Herodotus: An Account of Egypt:  
<https://www.gutenberg.org/files/2131/2131-h/2131-h.htm>,

69. Since the local mean sea level at various points around the globe can be 328 feet higher or lower than the ellipsoid model of the Earth used for GPS, this provides a run-span of 656 feet from lowest to highest sea level given any specific reorientation of the Earth's geographic poles. If this is the case here, then 88% of that range was exhibited here, in terms of sea level rise. A bit on the extreme, but we also do not know the regional gravitational dynamics involved in such an orbital shift, so this magnitude of rise is not out of the question.